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吴錫惟

謄録監生臣唐珠

御製題郭知達集九家注杜詩

平生結習最於詩老杜真堪作我師書出曾鋟實郭集本仍寶慶及淳熙九家正注宜存耳是編為宋郭知達集九家注乃王文公宋景文豫章先生王源叔薛夢符杜時可鮑文虎師民瞻趙彥材見於知達序其言王文公即王安石宋景文即宋祁王源叔名洙杜時可名田師民瞻名尹趙彥材名次公薛夢符鮑文虎即其名豫章先生蓋黃庭堅也版刻於廣東詳見曾噩序卷後署云寶慶乙酉廣東漕司鋟版馬端臨文獻通考載此版亦稱為善本餘氏支辭概去之適以遺編搜四庫乃斯古刻見漕司此書舊藏武英殿僅為庫貯陳編無有知其為宋槧者茲以校勘四庫全書向武英殿移取書籍始鑒及之而前此

竟未列入天祿琳瑯豈書策之遇合遲早亦有數耶希珍際遇殊驚晚尤物闇章

固有時重以琳瑯續天祿天祿琳瑯惜早已成書此本當為續入上等幾閒

萬遍讀何辭

再題宋版九家注杜詩

兒氏之戈和氏弓續增天祿吉光中浣花眉列新全帙

金粟身存舊卷筒世以藏經紙之未作經冊者為卷筒紙最為難得此書面頁用之尤

物寧論顯與晦逢時亦有蹇兮通武英棄置今方出是書

庋壓武英殿庫架不知幾許年茲以校勘四庫全書始物色及之且辨其為宋槧善本即此不可以悟人材之

或有沈淪耶

絜矩人材默惕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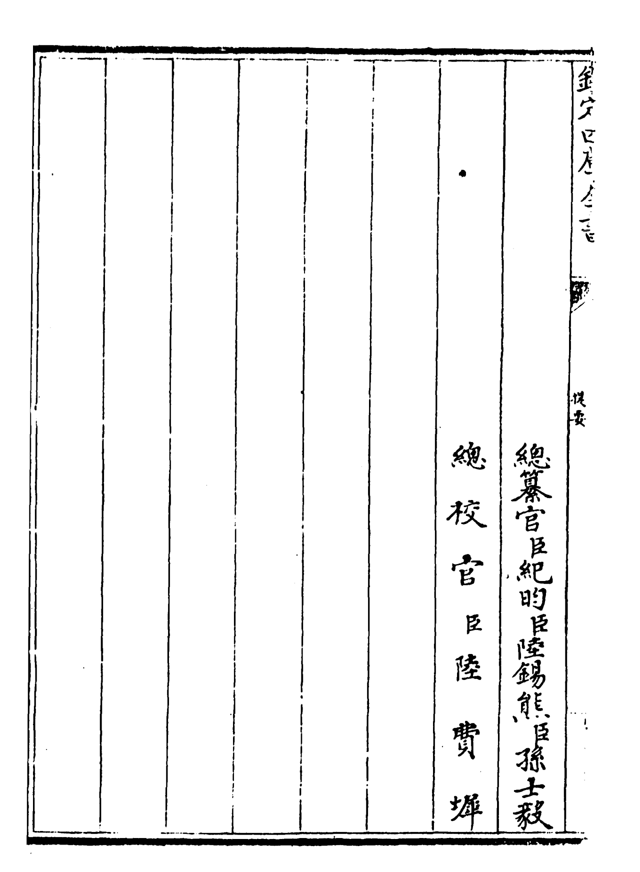
九家集注杜詩　　別集類一　唐

提要

臣等謹案九家集注杜詩三十六卷宋郭知達編知達蜀人前有自序作於淳熙八年又有曾噩重刻序作於寶慶元年噩據書録解題作字子肅閩清人凌知迪萬姓統譜則作字噩甫閩縣人慶元中尉上高復遷廣東漕

使與陳振孫所記小異振孫與詛同時迪知所叙又與序中結銜合未詳孰是也宋人喜言杜詩而注杜詩者無善本此書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堅薛夢符杜田鮑彪師尹趙彦材九家之注頗為簡要知達序稱屬二三士友隨是非而去取之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删削不載陳振孫書録解題亦曰世有稱東坡故事者案當作老杜事實隨事造文一一牽

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詞氣首末出一口葢妄人僞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鈔入集注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云云與序相合知其别裁有法矣振孫稱蜀刋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案宜老謂宜乎老眼刻本或作可考非最為善本此本即蜀家所初印字畫端勁而清楷宋板中之絶佳者振孫所言固不為虛云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九家集注杜詩卷一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注鮑文虎云韋濟韋嗣立子天寶中授尚書左丞丈有傳附嗣立傳

紈袴不餓死 前漢班氏叙傳曰王鳳薦班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紈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紈之稱米紈之袴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之細綾之並貴戚子弟之服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餓死於

溝中耳　趙云梁任昉奏彈劉整云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晉東晳云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莊子云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山史記云伯夷叔齊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前漢周亞夫傳許負相之曰君後九年而餓死鄧通傳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

儒冠多誤身

莊子曰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儒行曰冠章甫之冠前漢酈食其傳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者則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趙云此篇雖古詩二十二韻而第二字平側相次又多對偶紈袴不餓死言貴富者之事稱儒冠多誤身言為主者之易貧賤公詩又曰有儒愁餓死則不餓死之反矣又曰儒術豈謀身以此之謂也

文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應璩詩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鮑照東武吟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　趙云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則相見於青州益臨淄亭

頌有熟視不見太山之形靜聽不聞雷霆之聲蜀志許靖與曹公書云豈可具陳古詩歎樂難具陳世有託名東坡事實撰云毛遂有言賤子一一具陳之以為渾語却不引出何書其全錄引類皆如此非特況吾杜公又況蘇公而罔無識真大雅之厄學者之不幸也

甫昔少年日賈誼洛陽年少趙云沈休文別范安成云平生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趙云充字晁錯傳以臣充賦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三輔決錄蔡邕傳不妄下筆毖文帝論云傅武仲下筆不能自休孔文舉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趙云狀孝元帝之敗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中著一破字則字著力而新奇矣賦料揚雄敵增添有長揚甘泉等賦趙云雄傳云顧常好辭賦每擬相如故云於賦則言敵揚雄詩看子建親增添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善屬文著洛神傳

貴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隨云鍾嶸為詩品其品子建詩云子詩原出於國風氣骨高奇辭彩華茂趣趣合古卓爾不羣故公於詩言親子建也親李親近之親言與之近也

李邕求識面

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邕少知名長安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官由是台拜左拾遺玄宗東封獻賦稱旨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填隘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遊道曰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師云按新唐史杜本傳言公少貧不自振扱客齊趙吳楚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隨云新書載矣於齊州人相見至青州海宴歷下亭而言之耳殊不知公在洛陽時李邕先與相見其後邕為北海太守遇公於齊州又相見至青州又相見何以明之陪李北海宴歷亭下則相見於齊州益歷下亭在齊州也八哀詩於李邕篇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則相見於青州益臨淄亭

在青州也人云重叙東都别朝陰改軒砌則追言之陽相見事益洛陽則東都也豈不先識面於洛陽而在齊地再相見乎則新唐書之誤以再見為始識面矣

王翰願卜鄰 唐王翰并州晉陽人日聚英豪忽為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座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 師云左傳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路津 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趙云曹子建云古人之謂握靈虵之珠吕凱與雍闓檄云諸葛丞相英材挺出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魏杜恕舉明主於唐虞之上增添引孟子伊尹曰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魏應璩與弟君胄書思致君於有為矣 趙云嵇康傳鍾會欲害康曰宜因釁除之以敦風俗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 前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父新樵賣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咏道中買臣益疾歌妻羞之求去恚怒曰

如公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也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具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宋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謝朓敬亭詩隱淪既已託鮑照詩孤賤長隱淪謝靈運既枉隱淪客　趙云鮑照答客篇此意更堅滋鮑照登俊渚詩有蕭條背鄉心列子載林類年且百歲拾遺行歌張湛注云古之隱者也舊注却引朱買臣行歌道中負薪此乃窮困悲歌耳與非隱淪之義不相接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一曰隱淪郭璞江賦有約陰淪之列真舊注引顏延年謝朓鮑照謝靈運詩皆在新論江賦之後此不知本始是謂無祖者也世說周顗何如庾亮顗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

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任昉詩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陶潛閑居三十載　趙云後漢李尤騎驢馳村孤兔驚走魏文帝與吳質書旅食南館郭景純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曰昔余遊京華京華繁富之地而富

春時尤為繁富於此
旅食亦不能為樂矣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鮑照詩結交多
貴門出入富兒鄰又
鄰云論語乘肥馬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顏氏家訓處之
下座以殘杯冷炙　趙氏云鮑
照野鶩賦云對鍾鼓之悲乎
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
伸
六韜曰欻然而往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　趙云官
韻欻注云有所吹起兒神仙傳王母時降大茅君歌
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又莊子庚桑楚篇出無本
入無竅注云欻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又法
華經有欻然
火起之語
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後漢馮異傳始
雖垂翅回谿終
能奮翼澠池　王褒頌曰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海賦蹭蹬
窮波失勢貌　趙云屈原悲回風云據青冥而攄虹王
逸九思曰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注青冥雲之北兩
句以魚鳥為喻一反一正可以為句法宋玉九辯悲蹭

蹤而無師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范元實詩眼曰必言所以見其者於是有厚媿真知之之句所以真知者為傳誦其詩也　趙云厚言其相付之厚蓋如此後漢云所以慰藉之甚厚言其懷抱之真蓋如莊子云其為人也真厚則相親愛真則不藏善乃所以為厚每誦杜公佳句也此厚與真之義甚明詩眼所謂知成杜公厚自愧愧於算杜公真實能知算之賢耳非是蓋不肯厚厚真字是詩字之足只單著一字為句且用押韻而字則字有力其義煥然矣　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　趙云左傳同官為寮尚書百寮師師佳佳句於同寮寮是時公以白試賜官也世說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而誦佳句三字則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王胄死帝誦其佳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可復能作此語耶　竊効貢公喜　前漢貢禹與王陽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

舍同也　杜補遺劉孝標廣絶交論曰王陽登而貢公喜子美贈沈八大東美除膳部員外郎又云徒懷貢公喜哭韋大夫之晉詩**難甘原憲貧**仲尼弟子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去　趙云沈佺期傷王學士詩云原憲貧無怨顔回樂自持

焉能心怏怏趙云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公子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舊注却引韓信周亞夫傳乃狀怏字又不連心字非公本意所引用耳**秖是走踆踆**踆踆行走貌　張平子西京賦言仗戟曰大雀踆踆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論語乘桴浮於海又少師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李斯上始皇書今乃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裹足不入秦　趙云去秦言欲捨而去耳

乃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欲去秦而之楚舊注却引李斯言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却只是不入秦矣

尚憐天南山回道清渭濱

王粲回首望長安趙云清渭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境曰南有玄灞素滻北有清渭濁涇故公凡言渭必曰清渭言涇必曰濁涇皆用此矣終南山與清渭以在秦地故接去秦之下及之

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

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孔駞傳一餐之惠必報　趙云李固傳云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注云謂靈輒也公所用主此舊注更引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自是償字入引孔駞傳一餐之惠必報自是餐字以一飯之思當擬如靈輒之報宣子況大臣相知不獨一飯耳其去之懷思為何如此詩人之情也

白鷗没

一作波

浩蕩萬里誰能馴

顏延年詩鶩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謝朓詩浩蕩別親知東坡云波乃没字來敏求謂余鷗不善没改作

波珠不知鷗之滅沒烟波最為自然禽經云鳬善浮鷗善沒沒字為是　趙云可憐詩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游浩蕩雖本水而不必專言水或取流放之貌如離騷云怨靈修之浩蕩或取曠遠之貌如楚詞曰忘浩蕩而傷懷是也世間本作波字東坡定作沒字言鷗之滅沒於烟波間而浩蕩遠去尤有義理而來敏求謂鷗不解沒作波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范淑衷甫云世有師曠禽經之書其中曰鳬善浮鷗善沒則沒字却是沉沒之沒即與前說之相反矣

送高三十五書記

鮑云高書記適也字達夫渤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一作吾顧休王師家語宓子賤為單父宰百姓化之齊攻魯道由單父單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穫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至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賤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季孫聞之赧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賈誼書同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杜正謬云崆峒西方山也按史記云黃帝西至於崆峒山益注曰在隴右九域圖志云岷州和政郡有崆峒山皆非爾雅所載按爾雅乃作崆峒字汝州亦有崆峒山益名同爾趙云曹操操云麥熟更來

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祿山亂哥舒翰討賊適佐翰守潼關翰敗適奔赴行在　趙云窮荒謂適為書記隨翰遠事於吐蕃也舊以為佐翰守潼關乃在天寶十

二年之後誤矣主指哥舒翰吳書張紘傳紘曾諫孫權曰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孔子云焉用彼相

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布乃解載記慕容垂猶鷹飢則附人飽則高飛 趙云又鮑照蕪城賦飢則吻吻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

曹子建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山簡拳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 趙云幽并兒益游俠者高以文士而從軍故云鞍馬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踴躍於鞍馬舊注引鮑照詩鞍馬光照地似在後矣今放西漢匈奴傳文帝親御鞍馬則趙所引又在後矣

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

韓愈示判司卑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 鮑又云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也今詳杜所言捶有罪者也退之江

陵遂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取何況新犴獄皷務發姦偷北豈身受杖如漢諸署郎耶 趙云違舉有道科中第一封丘尉輸衣用之故云漢紀張良曰脫闆至軍矣路溫舒云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者也

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 前漢武威郡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 趙云武威唐涼州也今脫身一尉為輸見知而辟用雖熱行而不憚矣

答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 陳琳袁本初書記之士又阮瑀管書記之任賈誼傳豫子曰中行以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執之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 一作宜范雎傳侯嬴謂作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趙云詩曰九十其儀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一作旗李廣傳幕府省文書師古曰幕府者以車幕為儀車旅無常止故以帳幕言之應頑李牧市租入幕府者是也

此

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一云亦足以遠思　趙云易乾卦體仁足以長人曹子建責躬四言威靈所加足以沒齒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古樂府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　趙云男兒字起於剖竹視之時一男兒也功名遂字老大功成名遂之摘文也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一天涯　趙云左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君願結歡於二三君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魏武詩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王正長雜詩云王事雖我老殊隔遇參商陸士衡詩形聲參商乖音息曠不達昭元年傳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為晉星趙云揚子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鮑照行路難朝悲慘

悠遂戍滿沈藉詩各好結中腸

驚風吹一作飄鴻鵠不得相追隨趙云離別之言曹子建詩飛蓋相追隨

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前漢匈奴傳隔以山谷壅以沙漠盧照鄰崔湿詩北眺沙漠燕曹子建樂府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蘇武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江淹詩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陳湯傳匈奴不敢南鄉沙漠前書音義沙上也漠即今磧也　趙云曹子建賦云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鮑照北風涼行有云問君得行句當歸

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王仲宣詩從軍詩遐路討彼東而夷陸士衡樂府詩有從軍行苦哉遠征人北戍長城何　趙云史記士爲曰邊城少怨而長揚賦永無邊城之警曹子建白馬篇邊城多警急論詩行有餘力

贈李白 趙新唐書曰白隱岷山後更客任城居徂徠山按任城屬濟州時白方在東都將游梁宋而往也故公詩及之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 趙云周公居東二年東都今之西京也起於班孟堅作兩都賦名之曰東都故得以為言也木華海賦云不悟所歷之近遠潘安仁悼亡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詩序具人機巧而江文通擬張綽詩胷中去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 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趙云語飯蔬食飲水今也每食不飽孟子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也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 梁書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口不及杜正謬謹按陶隱居登高隱訣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䬪音迅也按飯法云以南燭草木煮汁漬米為之鼓祖云大宛有青精

先生清靈真人真語云霍山有道者鄧伯元受青精石飯之法內見五藏冥中夜書色如嬰孺又云故服餌否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生水之處道遠也亦為青精也 學林新編云按青菜為蔓謂之菁蔓字書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葅即此物也詩葢用道書中陶隱君登真訣具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瑿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為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實為一物也以菁蔓青精則誤甚矣

苦之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魏文游仙詩云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

杜正謬丹書抱陽山人大藥證曰大大藥者須鍊沙中汞能取鉛裏金黃芽為根蔕水火鍊功深又曰鉛水汞水者出於一源化為白液結就堅冰此是真陽也為還丹之祖作大藥之基 趙云四句通義離為兩端則

詩意不相接蓋詩人不以文害辭以青精石飯之法內見五藏色如嬰孺豈不謂之大藥乎而青精飯法其所用之物如以南燭草木葉煑取汁漬青稻米炊之張君房云青稻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草是也此亦費尋討不亦謂之大藥資乎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

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注云金馬門也謝玄暉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　鮑云白當供奉翰林故云本傳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求還山帝賜金帶放還脫身字見上注

亦有梁宋遊

任彥升令云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頻延年北使洛塗出梁宋郊　鮑云白時得還與公同在洛將遊梁宋也後在梁亦與公同遊故遺懷詩云昔我遊關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

趙云梁謂汴州今之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

方期拾瑤草

江淹香爐峯詩瑤草正翕赩玉樹信青葱　又曹植詩徙倚拾瑤草　杜補遺江文通別賦惜

瑶草之從芳李善注高唐賦序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神為草實曰靈芝又李注瑶草正翕艳曰瑶草玉芝也山海經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瑶草其葉胥成其華黄其實如兎絲服之者媚于人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耳

奉先寺則公後又有近體詩云氣色皇都近金銀佛寺開也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　杜補遺

釋氏要覽載釋名曰寺嗣也謂治事者相嗣續於内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士二僧摩騰法藍以白馬䭾經像届洛陽勑於鴻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勑於雍門外别建寺以白馬為

名謂僧居為寺自此始又增輝記云招提寺梵言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鬬奢二字止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佛寺謂之招提蓋天竺國之語如涅槃經云造僧招提則生不動國孟浩然詩清夜宿招提

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

謝莊月賦聲林虛籟淪也滅波梁昭明太子鍾山解講巘出巖隱光月落林餘影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

薛云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彧墓闕可徙之王茂弘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　黃氏多識銀云此寺今在西洛之龍門按弇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若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妄改為天闚荊公又改為天閱皆非　杜正謬天闕龍門也子美詩注云龍門在洛陽之南蓋伊闕也遙望雙對峙如門而其詩有金銀佛寺開之句則奉先寺也洛陽記曰闕塞山在河南

縣左傳晉趙鞅納王使汝寬守闕塞伏虔謂南山伊闕是也杜預注云洛西南闕口也俗名龍門是山谷云王介甫謂當作天閱蓋對雲卧為新切耳鮑明遠樂府升天行風衾委松宿雲卧恐天行 蔡正異云世傳古本作天闚今從之莊子以管闚天正用此字 趙云惟蔡伯云云古作天闚極是惜乎知引莊子以管闚天而已所以又起或者之疑莊子也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黄淵後漢鄧惲傳曰非闚天者不可與圖遠若引此不亦明乎孟浩然雲卧晝不起

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望嶽

趙曰嶽一作岳甫詩集有三望嶽東嶽一名岱宗故曰岱宗夫何如其三南嶽故曰南岳配朱鳥具三乃望西岳故曰西岳崚嶒聳處尊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書岳宗泰山為四岳所宗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

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為五岳之長趙云言其山之長大東岳謂之岱宗書云東廵狩至于岱宗是也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晉孫興公遊天台賦序云天台者蓋山岳之神秀也陳書虎丘山者吳之神秀趙云曾毗對儒爲云大人達觀任化昏曉上句言其山之靈異如劉禹錫言九華山爲造化一尤物也下句又言其山之長大如史記言崐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

盪胸生曾雲

公羊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淯水盪其胷趙云陸機文賦有曾雲之峻曾積也曾積之雲其潤尤多可以盪滌人胷以言山之高

決眥入歸鳥

子虛賦中必決眥薛云子虛賦稱射藝之妙所中者必決裂其目眥也子美望岳以言觀覽之遠撼決其目力入飛鳥之羣與弓射無相干明矣趙云屈原思美人云因歸鳥而致辭

會當凌絕頂一

覽衆山小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揚子升東岳而知衆山之邐迤也漢官儀及泰山盤道屈曲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窻也 趙云沈休文早發定山詩云絕頂復淅圓圓劉義慶世說載云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暢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公自注云時邑人蹇處士等 坐北海漢中壽縣也 齊置北海唐屬青州李北海李邕也

東藩駐皂蓋 後漢志中二千石皆皂蓋趙云上林賦齊列為東藩 北渚為清河 陸士衡詩永嘆遵北渚 趙云屈原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其後張平子南都賦云亂北渚兮揭南涯清河則指言濟河河謂之清濟故也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是已 海右此亭古濟南

名士多書曰濟南伏生　趙云海在東而州在西則謂之海右宜矣濟南則指齊州雲山已

發興玉佩仍當歌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生幾何薛云左傳吳申叔乞粮於公孫

有山氏曰佩玉橤兮余無繫之　趙云鮑照有園中秋散云臨歌不知調發興誰與歡詩瓊琚玉佩魏武帝短

歌行云對酒當歌師楚辭玉佩兮陸離離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東京賦脩竹冬

青陰池幽流　趙云楚詞嬋娟之脩竹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洛之交流　鮑照詩不受外嬥猜魏文帝浮海賦曰

驚風泛海波駭其後左太沖蜀都賦云沛若濛汜之湯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

謝靈運登孤嶼賦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江淹詩悠悠蘊真趣下言落日則惜其景之幽真而酒筵將散也

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趙易云貴賤在天文選有牽以物役詩從公于遨左傳縱

維從公此兩句非特言邕當之官而各別人見公之不趨貴以為誇矣彼淺大夫者冀宵燭之末光分玉罘之餘瀝而不知恥與公有間哉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北海太守李邕作

李傳云李邕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時李之芳自為尚書郎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齊州春秋戰國並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濼下即其地文帝分置濟南景帝改為濟南郡宋後周同隋初郡廢煬帝初罷齊州大唐復為齊州或為臨淄郡復改為濟南郡

吾宗固神秀

謝宣遠答靈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肩公有譜系自言李杜同出故言吾宗也

薛云按北亭乃李之芳所搆詩乃北海太守李邕為之芳作注言李杜同出其誤甚矣

體物寫謀

長陸士衡文賦體物而瀏亮潘岳西征賦摹寫舊豐制造新邑 趙云書爾乃不謀長形制開古

跡趙云舊有此亭而之芳新之杜云所謂海右此亭是也曾冰延樂方趙云曾字音層與曾

寔之曾同謝靈運苦寒行曰峩峩曾冰食樂方猶言樂土太山雄地里巨壑眇雲莊

陳江總鍾銘舟移巨壑 趙云上句言東岳之大于地里為雄下句言東海之廣視雲路可眇小之列子曰渤

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則海可言壑矣北齊祖孝徵望海詩曰登高臨巨壑雲莊大路也雲路至闊

大者而海猶眇小者高興泊煩促張茂先答何邵詩煩促每有餘永懷清典常詩維

以不永懷 易旣有典常含弘知四大易坤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老子域中有四大出入

見三光日月星為三光亦謂之三辰又前郊祀志三光天文也負郭喜粳稻左太沖蜀

郡賦秋稻漢漢　新添蘇秦曰使我有洛湯負郭田二頃　安能佩六國相印乎

安能謌吉祥莊子吉祥止止新田莊子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趙云邑詩雖一兩字多有出處似同杜公法門而句法類皆枯瘠僻澁然公集中録首唱之人無幾而公今録邑此詩於集豈亦取其同法門耶

同前公自注亭對鵲湖　趙云李北海唱之於前而公和之於後

新亭結構罷左太冲招隱詩巖穴無結構何平叔景福殿賦結構則修梁彩制　趙云孟浩然詩結構竟不淺又云結構依空林

隱見清湖陰謝惠連西陵遇風詩分袂澄湖陰注水南曰陰　趙云言春明異候也梁簡文帝桃子花詩曰斜光隱見風還影合離

跡籍臺觀舊趙云亭之形跡憑籍臺觀之舊製籍字言圖籍所載舊有臺觀之跡於義皆通

氣溟海岳深趙云言東海太山之

氣相與接也此句乃接巫峽通雪山之法圖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遺堞城堞也趙云指物感慨益詩人之興芳宴此時俱哀絲千古心杜甫遺哀絲琴也記曰絲聲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又枚叔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班爾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鉤師堂操張伯牙為之歌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子龍驪起而聽之乎注弜音的鉤珥皆寶也隱弜皆琴上飾取孤子寶婦之寶而用之欲其聲悲哀哀九寡九度寡也琴錄曰琴曲有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遠送長清短清幽蘭白雪風入松烏夜啼楚明光石上流泉

主稱壽尊客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趙云記曰尊客之前不叱狗筵秩宴

北林詩賓之筵左右秩秩　趙云詩云鬱彼北林是因所宴賓在北林故借用也然上有芳宴字今又有

宴字公慮不緊重必誤也

不阻蓬蓽興

傳長虞酬何邵歸身蓬蓽廬蓽荆織門也禮蓽門圭竇趙云蓽官韻注云瀟落也謂亭處幽遠故有蓬蓽之興

得兼梁甫吟

陸士衡詩齊僮梁甫吟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盛弘之荆州記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常登此山作梁父吟杜乃補遺孔明梁甫吟傳所載故世莫得而聞開唯高齋錄載之又二桃事出晏子春秋人亦罕見故并錄云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墳田疆古冶氏力可排南山文能絶地紀一朝被讒言一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桐國齊晏子李太白梁甫吟亦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蓋此謂也晏子春秋曰景公畜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見晏子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乃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傳特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者再

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軍濟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流若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操馬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若治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恥之不逮而自殺冶亦自殺黃魯直言觀此詩乃小曹公專公殺楊修孔融荀彧云武侯躬耕壠畝好為梁甫吟不知來意所指豈能作此詩時為究歌之故云耳乎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趙云以公詩語考之云獨在陰崖白茅屋又云屋前太古元都壇則壇在子午谷矣又謂之太古玄都壇則唐以前不知何年有之本朝宋敏求長安志編集為最詳於子午谷外又載子午鎮子午關子午水而并不載谷中所有古跡名稱故壇無可考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語夫顓臾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以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地理志黍山蒙陰縣 趙云故人字祖出史記范睢傳戀戀有故人之意蒼精龍劒也春秋緐露曰劒佩於左蒼龍之象上著含景字則後漢士孫瑞劒銘有云從革庚辛含景吐商其佩之又以楚詞劉向九嘆之愍思篇佩蒼龍之蚴虬兮帶隠虹之逶迤亦挾傍用三字或曰蒼精龍應是符籙名蓋道家有蒼龍精東方甲乙木赤鳳龍南方丙丁火謝靈運詩含景望芳菲亦借用含景字

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一作並陰崖結一作白茅屋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絶南山俓漢中師古曰今京城直南山有梁漢梁漢道名子午谷 杜補遺孝順紀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注子午道平常時王莽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

斜亘尾七百里趙云馬季常長笛賦生終南之陰崖晉
潘安西往賦云眺華岳之陰崖鮑照詩有結茅野中宿

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趙云前漢藝文志有云太古以來漢漢者冥茫之貌選有云粳稻漠漠

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離騷載雲旗之逶迤杜正謬云王母鳥名也以對子
規叚成式酉陽雜俎云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背赤黃素
翼絳顙名王母使者王楷齡齊人也子嘗質之云其毛
色如成式所載其尾五色長二三尺許飛則翩翩正如
旗狀趙云子規啼而竹裂言啼之苦也漢書云南山
之竹雲旗者神仙之儀衛也離騷去載雲旗之逶迤杜
詩以元逸人為王母使者豈可獨用王母字而當之且
既專出於齊地今元逸人在長安子午谷安得有是鳥
詩以元遺人為仙者王母降之有是理乎何必泥以鳥
名公於昔游言華蓋君之洞宮有曰王喬下天壇亦以

仙家事仿像其如此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後漢逸民論長往之軌未殊庾肩吾蜘蛛玩芝草芝葉正玲瓏十洲記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芝課計頃畝本草青琅玕生蜀郡平澤縣業注云琅玕有數種是琉璃之類火齊寶也琅玕五色具以青者入藥為勝出嶲州以西烏白蠻中及於闐國靈異兼圖載琅玕青色生海中云海底以網掛得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枝柯似珊瑚而上有孔竅如蟲蛀擊之有金石之聲乃與珊瑚相類禹貢雍州厥貢璆琳琅玕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孔安國郭璞皆以為石之似珠者而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色色而具狀森植耳趙云芝草仙藥也琅玕寶叢也言靈異之地富有之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三秦記云終南太一山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西有石室靈芝魏都

賦玄雲舒蜺以高垂　趙云鐵鑠高垂詩人亦逆料其如此如綿州彰明縣竇崗山有二鐵鑠垂於山際傳云竇氏兄弟鍊丹山上初以鐵鑠架橋渡而往既至則斷之以絕往來其後兄弟三人白日登仙去又乾州積山女仙張麗英昇仙之地有鐵鑠下垂然則詩人逆料元逸人之長往亦然然乎劉孝綽詩高枝不可攀玉臺新詠於此謂之福地按長安志引關中記云終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既言有長往之計則所往之處乃福地也終南太一正與子午谷玄都壇相屬矣舊注所引語是但誤指為三秦記耳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　唐詩綢繆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韋孟諷諫詩歲云其徂年其逮耇　更長燭明不可孤　宋玉招魂娛酒不廢沉日夜蘭膏明燭華鐙錯　趙云孤乃孤負之孤李陵書

陵雖淑恩漢亦負德是也

咸陽客舍一事無 趙云梁吳筠詩君不見長安客舍門 相與

博塞 一云賭博 為歡娛 說文曰博局戲六箸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尹學曰博盡闕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管子曰秋行五政一曰秋禁博塞也莊子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趙云陸德明注莊子引吾丘壽王政一曰秋禁諂謂博塞也

馮凌大叫呼五白袒跣不

肯成梟盧 一作牟招魂曰菎蔽象棊有六博分曹並進遒相迫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宋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次擲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方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梟勝也倍勝為牟五白博齒也 趙云楚詞招魂有成梟而牟呼五白其注云五白五木也梟勝也

盧勝之名也韓非子載匡倩對齊宣王之語曰博者貴梟劉毅與劉裕樗蒱裕厲聲叱五木即成盧又慕容寶與韓貴李根等樗蒱寶危坐誓之曰世言樗蒱有神若富貴可得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世說袁彥道代桓溫彥道曰卿但大喚必作采於是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頊刻失散百萬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

趙云如劉裕劉毅慕容寶等皆一世英雄如此蒱博則今夕邂逅相遇未必非良圖所謂良圖則劉裕以卜成事實以卜富貴也良圖敢不良圖也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南史載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之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前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為儋石受斛師古曰儋石瀊及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儋也杜補遺明帝紀家磨儋石之儲注前漢音義曰儋丁瀊反言

一石之儋方言作儋云齊東海岱之間謂之儋郭璞云所謂家無儋石之儲者也埤蒼曰大甖也或作甔丁甘切新添魏書華歆清貧家無儋石之儲

貧交行

趙云後漢書云貧賤之交不可忘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沈休文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梁簡文詩詩輕薄出三河江淹詩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阮籍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　趙云前漢陸賈謂尉佗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又晉劉牢之曰豈不知今日取豆元如反覆手耳嚴助傳越人愚戇輕薄光武語劉嘉長安輕薄兒誤之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史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利每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

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
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
不肖知我不遇時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退却
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
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
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子既退管仲以身下
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趙云緩急人所
有而以有濟無交友之道也雲固為雨矣天油然作雲
而後沛然下雨雲有濟以湊湊而後興雨祈祈則雨之
所濟者久雲氣不待族而雨則雨之所濟者微今一翻
一覆手之間而雲遂欲為雨而俄頃彰少可知所為不
亦輕薄乎管仲與鮑叔貫而獨多分財利鮑叔勿爭則
悠久每每如此豈翻覆手之間為片言遇而之密丐也
翻手作雲覆手雨介父集句詩用對當面論心背面笑
竊嘗慕其工也朱博謂議曹曰且持此道歸堯舜
君出為陳說之韓柳鄉答內凡詩此道今已微

兵車行 春秋有兵車之會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王深父云此詩益託於漢以刺

玄宗

車轔轔馬蕭蕭 秦國風有車轔轔車聲也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夫人曰此蘧伯玉也　車攻詩蕭蕭馬鳴

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趙云此詩直道其事氣質類古樂府故多使俗語如耶娘字俗書作爺孃而此詩用耶娘字蓋木蘭歌有不聞耶娘喚女聲黄魯直跋木蘭歌後云杜子美兵車行引此詩推耶娘字所出以知古人用字其與俗書不同皆有所本

牽衣頓足攔道哭 趙云前漢楊惲報孫會宗書頓足起舞

哭聲直上干雲霄 孔德璋干青霄而直上蜀都賦干青霄而秀出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里正一里之長歸來頭白還戍邊鮑明遠東武云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見武書曰每一發兵頭須為白邊庭流血成海水後漢臥鼓邊庭主父偃傳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書血流漂杵揚子川谷流人之血貫諠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趙云選詩有羽檄起邊亭烽火列邊亭武皇開邊意未已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文選云選將開邊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通典周文帝西魏計州二百十有一處文帝改州為郡凡郡百九唐天寶初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老子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

出杵選阮嗣宗詩堂上生荊蔡琰詩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王粲從軍城郭生榛棘　趙云山東者太行山之東也漢史所謂山東出相杜牧謂山東王不得不王皆言山東即古之晉地今之河北也今言山東則謂太山之東乃古之齊地今之京東道路也坡詩於飛上黨天下脊之下云割成山東二百郡乃言河北矣引通典置天下州郡誤矣

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畒無東西

趙云古詩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王仲宣從軍詩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

又記秦人勇於攻戰漢趙充國傳上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大羸瘦師古云能讀曰耐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文元年傳江芊怒曰呼役夫賤下者之稱孟子徐行後長者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一作隴西

卒一云役夫心益憤如今縱得休休而隴西卒縣官急索租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和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之縣官嚴助傳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前志衣食仰給縣官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王粲詩萬里猶比隣　趙云比鄰乃曹子建詩舊引為王粲誤矣又陳琳云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杜公以役夫之苦故云生男惡白居易以楊妃恩寵之隆則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詩人興致各有所主史記衛皇后傳生男無喜生女無怒前漢孫寶傳祭竈請比隣君不見青海頭哥舒翰傳築神威將軍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趙云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之處也古來白骨無人收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王粲詩白骨平原滿　趙

云公言古來者蓋託之以興也左傳吾収爾骨焉

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悲一作啾啾文二年傳吾見新鬼大故鬼小王元長策秀才云肺石少不寃之民楙林多夜哭之鬼九歌云猨啾啾兮狖夜鳴劉安蟪蛄兮啾啾啾 杜云陳寵廣漢為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之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収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趙云閑居賦管啾啾而並吹

高都護驄馬行

前漢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吉既破車師降日逐以西南道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都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唐安西都東至焉耆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吐蕃西連疏勒去葱

嶺七百里北祖突厥貞觀初置安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龜茲城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顏延年赭置馬賦聲價隆振人曰欻聳躍以鴻驚漢樂志太初四年獲宛馬歌曰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注馬從西而來東也趙云欻音許勿反有所吹起兒左太沖曰何為欻來遊也言自西來東若吹而來也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趙云顏延年賦婉柔心而待御慶鄭諫晉侯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人心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一作颻颻遠自流沙至顏延年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雄姿未受伏櫪恩顏延年賦雄姿以奉引傅玄鷹賦雄資邈代逸氣橫生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梁元帝謝

馬啟刲伊伏櫪猶結懷思

猛氣猶思戰場利

傅玄鷹賦六離猛氣又隋魏彥深賦資五方之猛氣

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

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顏延年賦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神異經蹄之如汗腕可握　趙云曾音層是冰之名東方朔神記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䶂鼠在冰下焉謝靈運苦寒行曰峩峩曾冰食紛紛霰雪落今公言交河西邊之地有曾積之冰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舊注如引顏賦非是在馬使蹴字出宋書何偃對劉瑀何不著鞭使致千里之間曰一蹴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此所謂公詩無一字無來處矣

五花散作雲滿身

趙云言馬之資公人曰簡簡所謂文足也

萬里方看汗流血

天馬歌體容與弓迣萬里人曰露赤汗沫流赭顏延年賦曰膺門沫赭汗溝走血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露濡也戰國策曰汗交流趙云周穆王傳驊

騮騄耳日馳三萬里

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沈休文詩曰長安輕薄兒晉傳玄詩童女掣電策童兒挽雷車李延年詩一顧傾人城　趙云上句以善高都護之能能騎也下句言馬之行如電掣國皆知舊引傳玄詩非是

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絲鞚莊子穿牛鼻絡馬首　趙云鮑照詩驄馬金絡頭也馬展効在於臺戰列雖被青絲之飾以老不若出橫門以致功也此與前所謂猶思戰場利之意相為終始漢宮殿名曰長安有橫門又成帝紀注三輔黃圖云橫門北面西頭第一門橫音光其字從木非縱橫之橫也

天育驃騎歌

天育馬廄名驃毗名匹召切馬白黃色也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荀子騏驥一日千里漢文帝却千里馬神異經曰西南大宛有良馬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出　趙云　上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蓋所謂八駿者是也今張景順畫圖無乃是穆天子之馬乎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選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趙作駿尾以舊本非是神異經載大宛馬鬣至尾尾垂於地則駿尾之長者蕭梢搖動可起朔風言朔風最慘烈者舊注非是是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縹普沼反青黃色也史騏垂兩耳秦本紀周穆王得騄耳之駟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艷光口中欲赤色顏延年賦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杜補遺李善注赭白馬賦云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成人者謂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間夾旋毛為

鏡

矯矯龍性合變化嵩高詩四牡蹻蹻顏延年賦龍性誰能馴卓立天骨森

開張趙云張云作庾信碑曰英風發於天骨袁彥伯作三國名臣贊其言崔生曰天骨疎朗本言人而今借用耳

伊昔太僕張景順監一作考牧收駒閱一云考牧攻駒清峻

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為之掌輿馬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年改為司僕神龍初復舊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唐兵志監牧所以蓄馬也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馬六十萬六千置八方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庶牧令諸牧牧馬四歲游北五歲責課一百匹每年課駒六十其二十歲以上不在課限趙云太僕官名唐兵志云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今公詩所謂太僕張景順自是開元時太僕姓張名景順者也據注便差排作張萬歲字景順誤學者矣萬歲為太僕

自是貞觀時八千按張說作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其頌曰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之播令霍公王毛仲也張氏景仲也考牧攻駒一本作監牧攻駒非是馬亦貴清潔峭峻若俗馬多肉非所謂清峻矣

遂令大奴手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

宋顏延年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文選梁元帝答齊國驥馬書曰價匹龍媒聲齊驥子周王褒謝賚馬有啟曰古時伯樂偏愛權奇晉時桑門時求神俊世說支遁常養數馬曰或言道人亦畜馬曰貧道重其神駿耳　趙云大奴王毛仲也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官奴唐兵志云毛仲領內外閑廐所謂天育必廐名矣大奴之稱公直犯毛仲之所諱而言蓋亦欲因詩而著為史矣亦猶言李輔國而曰闕中小兒壞紀

綱謂其以閑奴為閑廄小兒政也

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

通典貞觀初僅有牝牡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十始令太僕卿句當羣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九監跨隴渭泰原四州之地猶為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西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戎狄外侵牧圉乘散洎乎垂拱潛耗大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莊子云臣之子皆不才也　趙云材下字蕭望之云身材下不任職趙充國云材下犬馬齒衰雖皆在人言之馬亦可用舊引是三才之才非也

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

趙云崔子玉有座右銘

多年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

趙云莊子曰此之謂物化

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

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魯國黃伯仁為龍馬頌曰踰騰裊之體勢逸飛兔之高蹤軼騏錄之美質述驊騮之足史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郭璞曰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為棗騮騮馬赤色徐廣曰赤馬黑毛曰騮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大驥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遇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見伯樂之知己也漢書音義騰裊者神馬也赤喙黑身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則至也又出瑞應圖薦禰衡表云飛兔騰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 趙云韓退之有言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乃豈無騰裊驊騮而時無良樂之謂公因題盡已死之驃故起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羣之材而不遇知己以死為可嗟矣

白絲行

繰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禮記夫人繰三盆手魏文帝詔羣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以之趙云須長不須白以絲為羅與錦則有五色之章焉且金之為彛衣則須長以足用不必白而後受絲也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紋也金粟尺言邉服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也何遜詩云金粟裹搔頭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孟嘗君至楚獻象牀直千金公孫戍使令勿受乃止　趙云此兩句是對而讀者亦覺也亂殷紅動凝碧對凡文士可到至用象牀玉手對萬草千花不以數對數非大手段莫能也殷音烏閑切韵書云黑色殷也左傳曰左輪朱殷殷紅必是錦羅之色下言栽彛衣以殷紅羅錦為之必矣下有隨時染之語則殷紅豈當時之名耶皇太子變

童篇玉手乍攀花何子朗古意新花映玉手越羅蜀錦其積在象林之多玉手擇取則殷紅之段相亂矣萬草千花則言羅錦上之繁文也李暇古怨詩碧玉上宮妓其積在象林晝時禁苑有桃碧池一曰臨碧池池四旁必多花草今言動羅錦上之花草如動凝碧池焉

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改裂下鳴機色相射

漢絶童子魏照謂郭泰曰欲以素質之質附近朱藍墨子悲絲謂其可以黃可以黑古詩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則織為羅錦故曰顏色相射紀照綵綵後為機趙云素絲之染

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跡

趙云盧思道擣衣詩閨裏裁縫須及平喬知道從軍行云四房理針線平貼擣交練戰國策蘇秦曰多割楚以滅跡

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

趙云飽照白紵歌云催絃急管君舞蛺蝶以況舞之輕黃鸝以況歌之好矣

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趙作同輕舉前漢郊祀志遂興輕舉

趙云曹子建七啟長袖隨風庾肩吾回桃紅柳絮白照日復隨風韓德音悼亡云畫梁纔照日銀燭已隨風陸士衡前緩聲歌云輕舉乘紫霞宜輕舉作同輕舉蓋絮絲之有情人若同美人之舞也

香汗清塵汗顏色一作香汗清塵以微汗以作香汁清塵以顏色古詩微風起而袖經汗染雙題又云裁用筍中刀縫為萬里衣　趙云陳梁雜歌詩云朱顏潤紅粉香汗沾玉色清塵或作輕非是當以清為正古詩空牀委清塵

閑新合故置何一作相許古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以縑將比素新人不知故　趙云沉蒨云良辰在何許謂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閑新而合故不著將於甚處置之歎其必委棄也在輔國詩云妾有羅衣裳春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新而用之故耳

弃之凡詩人興致如此

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郭杰機杼傳咸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服諸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飱曷由知我飢　趙云呂相絕秦文公恐懼班婕妤怨歌行云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左傳陳敗仲曰羈旅之臣注羈寄也此結一篇之意夫絲縷之難染之難為羅與錦織之又難縫為衣針線之功又難不猶才士汲引之難乎一旦而弃之故為才士者與其既用而弃不若甘心忍受於羈旅之未用耳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杜補遺注袁今草決明子生龍門川

澤久服益精光輕身與石決明同功皆主明目故有決明之名藥性論云利五臟常可作菜食之又除肝家熱圖經云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所蒔夏初生苗根帶紫色葉似苜蓿大大至月有花黃白色其子作穗如青菉豆而銳按爾雅薢茩英光澤曰藥草決明也郭璞注云葉黃銳赤華闕西謂之薢茩與此種不類 趙云百草以秋而又雨則爛死也宜矣而決明方以鮮明之色黃花翠葉而獨榮以譬君子在患難之中而獨立之譬也

著葉滿枝翠羽蓋 師云張平子東京賦樹翠羽之高蓋

開花無數黃金錢 師云此詩傳特立獨行之君子不得時也按本草決明夏花秋生子亦與杜所稱不同時本時有金錢錢花與菊相類多生於秋雨中俗謂之滴漏花杜豈本此耶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趙云念涼風之吹急恐獨立之後時乃詩人憂傷之意也荆軻風蕭蕭兮易水寒

堂上

書生空白頭莊子曰魯侯讀書堂上臨風三嗅馨香泣語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嗅香而泣傷己之不見用而無赦於時也　趙云孔子歎山雌之得時所以傷己之不遇至於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則亦傷之而不苟食致也今也臨風三嗅則亦傷其徒馨之意

右一

閬風伏一作長雨一云東風細雨楚詞光風泛崇蘭伏三伏也秋紛紛趙云閬州之風沈伏之而言風雨之不已也閬如謝靈運云閬同雲閬伏如左傳夏無伏陰伏之其久可知也舊注非是四海一云萬里八荒同一雲一作萬里同一雲詩上天同雲雨雪紛紛　趙云莊子遠在八荒之外蓋八荒又在四海之外一本作四海萬里則聲律不總而萬里字却小矣　師云楚詞九章曰雲霏霏而承

宇王逸注曰佞人並起滿朝廷也按離騷風言號令雨言德澤雲言障蔽今萬里同見陰小盛也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莊子秋水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牛不相及之趙云於馬曰去於牛曰來比正左氏風意蓋馬趂逆風牛趂順風故爾以多雨而水漲岸遠所以不辨濁涇清渭鮑照學阮步兵體云涇渭分清濁視彼谷風詩又鮑照賣玉器者詩有云涇渭不可雜珉玉當早分西征賦濁涇清渭漢史曰涇水一石具泥數斗關中記曰涇入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則涇與渭之清濁固自分辨而多雨混之爾木一作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趙云唐俚句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木頭生耳出朝野飲戴一本作禾頭蓋禾頭無生耳者木頭生耳則朽是以黍穗黑則壞爛矣故農夫無望也人詩云食農夫

大嗟我衆夫選有邑老田父詐道衙態詔詩一去無消息

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天寶末外窮兵黷狄內盡力宮室役使繁興民不得休息此詩所以刺也　師云唐舊史開元中米斗數錢讀此詩則可以論其世矣詩蕭蕭宵征抱衾與裯

右二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鏁衡門守環堵

陳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張景陽詩環堵自頹毀垣闕不隱形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茸立成傳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雨　趙云黃歇曰太子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晉諸葛長民曰今日欲

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老夫不出長蓬蒿莊子庚桑楚篇鑿垣牆而植蓬蒿昭十六年傳斬艾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月令藜莠蓬蒿並興江淹賦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隱居不仕所好蓬蒿沒人稚子無憂走一作奏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

胡鴈翅濕高飛難古樂府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秋來未省見白日泥污后一作厚土何時乾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此詩刺賢者退處而民漸溺於塗炭也

右三

歎庭前甘菊花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

簷（一作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芣苢薄言采之薄言擷之　趙云宋玉風賦蕭條衆芳劉楨贈中郎將萬舞在中堂此詩刺餘子碌碌皆得貴近而出類者發爾）念兹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埋風霜（古詩結根太山阿　趙云書念兹在兹漢班彪曰本根既微枝葉強大徒枝枝葉扶疎如才人文彩之秀發也而託根不得地反為風霜所埋也）

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按新唐書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

諸公袞袞登臺省（一作華）（袞袞言相繼而登顯不肖無所辨也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袞袞

可知趙云王濟云張華說漢史哀褒可聽

廣文先生官獨冷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四人助教二人並以文士為之須生徒為進士者天寶九年置趙云唐人以祠部無事謂之冰廳冰音去聲趙琰云言其清且冷也

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按本傳虔坐謫私撰國史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營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在官貧約淡如也陸士衡擬古詩甲第椒與蘭又甲第崇蘭閣虞子陽諸第甲始修營謂一宅也昔晉書傳咸曰今之賈豎皆厭粱肉田蚡治甲第諸第夏侯嬰傳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啟前漢朱邑傳飢者甘糟糠穰歲

餘粱肉此詩傷時多無功而受祿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一作文一作所談過屈宋趙云陶潛自謂羲皇上人杜審言書云吾文當得屈宋作衙官也德尊一代常坎軻古詩坎軻常苦辛　趙云楚詞七諫云年既過半百兮愁轗軻而滯留玉臺新詠載宋孝武曾作丁都護歌云坎壈戎途間何由見子徹孟子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名垂萬古知何用趙云亦張謝不用身後名之意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後漢杜陵屬京北杜預曰古唐杜氏老子被褐懷寶陶淵明詩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趙云地名杜陵起於漢地理志云故杜伯國宣帝更名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日糴太倉五升米薛云按前漢東方朔無令但索長安米史記八書太倉中之粟紅腐不可食陶淵明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時赴

鄭老同衾一作襟期趙云同襟一作同衾非是同衾却嫌於涉夫婦兄弟事矣曹植閑居賦云顧同衾於寒女則夫婦之同衾也又贈白馬王彪詩曰何必同衾幬然後同慇懃則兄弟之同衾也同襟則江淹傷友人賦云共齊衘而共堅豈是異袖而同襟兹云氣味之相同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遺忘形隨影爾汝痛飲真吾師文士傳禰衡有逸才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年三十餘融年已五十趙云左傳子產有毀鄉校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羊祜亦曰昧廣是吾師也清夜沉沉動春酌燈一作簷前細雨簷一作燈花落趙云曹子建公讌詩清夜游西園鮑照夜坐吟云冬夜沉沉夜坐吟劉邈雜詩曰簷花初照月洞户未垂帷又沉如鈎雜怨詩云簷花生叢暮孤帳日愁寂李暇擬古歌曰簷花照月鶯對棲空留可憐暗中啼徐

侍中為人贈婦詩云但看依井蝶共取落蕎花蕎花近手蕎邊之花也學者不知所出或以蕎麥之細如花或遂以蕎花為蕎麥之名故特為詳之**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昭十三年傳擠于溝壑左太沖詠史詩當其未遇時憂其填溝壑汲黯傳臣自以為填溝壑　趙云選有抗音高歌後漢公孫述傳政事修理郡中謂有鬼神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又趙左師觸龍薦其子曰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相如逸才親滌器**司馬相如傳文君奔相如俱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仍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著犢皮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師古云滌洒也罷食器也賤役也**子雲識字終投閣**揚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時雄校書天祿閣上

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
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云此閒請問其故迺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京氏帖然
陸公衡辨亡論云長沙威王逸才命世任昉述異記
載蒼頡墓在北海呼為藏書臺周人當時莫識其書遂
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
至叔通通識十二字此所謂識字言識古字也揚
雄之作奇字顔師古注云文之異者即此之謂矣

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陶潛為彭澤令是時
郡遣督郵至吏白當
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
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里命篇曰歸去來 趙云石
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
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里命篇曰歸去來 趙云石
田茅屋言石田上所結茅屋左傳曰猶獲石田也無所
用之後漢王霸隱居止茅屋淮南子曰窮谷之汙生以

蒼首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具塵埃 莊子帝力何有於我哉趙云荀子曰孺術行天下富貴語何有於我哉莊子自言何如於我哉舊注改加字非是丘跖具塵埃意倣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具於傷殘性命均也 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古之賢者不遇全身於醉者衆矣故此詩末章皆寓意於酒而又以醉名篇　趙云王仲宣四言詩慘愴增歎劉伶云銜杯漱醪陸士衡苦寒行云慘愴常鮮歡

醉歌行 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少年能綴文 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序云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論作文之利害　趙云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總角草書人

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詩甫田總角丱兮三十國春秋封秀總角知名衛玠總角之名

車入市趙云草書以遲爲工所謂忽忽不及草書是也以速爲神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驊騮作駒

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汗血事見上注鷹稱衛䟫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詞源

倒流三峽水海賦吹噓則百川倒流枚叔七發曰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杜補遺隋藝文傳曰筆

有餘力詞無竭源荊州記曰巴陵楚地有三峽程記曰三峽者即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瞿唐灔澦之類不

係三峽之數倒流三峽水謂源源杜健可以衡三峽之水使之倒流也筆陣獨掃千人軍

杜補遺王羲之筆陣圖云紙者陣也筆者稍矛也墨者鍪甲也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掃千

人軍謂筆之快利也　趙云驊騮鷙鳥比其才才之俊源源筆陣言其文之敏　海賦有吹澇則百川倒流舊注

誤以湧之為噓盆水之衝激則有倒流者矣

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

前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第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後漢劉淑五府辟不就帝與京師而得已而對策為第一

舊穿楊葉真自知

史周本紀蘇厲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而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可數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我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廢枚來諫吳王書曰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

之內耳此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劉向說苑亦云

暫蹶霜蹄未爲失

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

趙云上句言科舉一日之長搴擢英兮亦偶然爾既偶然擢之非難取也非難取也不中第何哉然會當是排擊風雲蓋以其終有連雲之毛質焉此慰唁之且復有所譏誚也鮑明遠與妹書言水族之狀有曰浴雨排擊此詩好處上言騎汗血下言暫蹶霜蹄上言驚翮連雲下言毛質排風皆意氣相應此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汝身已見唾成珠

莊子秋水篇蚿謂夔曰子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杜詩遺後漢漢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趙云杜田引乃是成珠機非唾成珠也此自出選詩咳唾自成珠公詩意言開口成文如珠舊注非是

汝伯何由髮如漆

師陳

張麗華髮鬒黑如漆

春光淡沲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

梁江淹石上菖蒲詩發步邅汀渚詩參差荇菜釋云荇接余也陸璣云浮在水上根在水底梁簡文帝晚春詩渚蒲變新節杜補遺本草圖經水萍爾雅謂之苹其大者曰蘋周詩于以采蘋陸璣云海中浮萍麤大者謂之蘋蘇恭云此有三種大者蘋中者荇菜小者水上浮萍即溝渠間生者是莕莕也爾雅莕謂之接余其葉謂之苻郭璞以謂其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淺深莕即荇也趙云鮑照詩春風淡蕩俠思多沲音待可均蒲璞以謂白荇在水而青此春時也指秦東亭景物而言耳舊注引非是杜又引詩本草冗矣盧思道云綠葉參差映水荇

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

衛詩杲杲出日楚詞雷填填兮雨冥冥

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醉我獨醒

屈原曰舉世皆醒惟我獨

清衆人皆醉惟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古詩泣涕零如雨又沉吟聊躑躅行不進飢陸士衡擬古詩沉思鍾萬里躑躅吟歎又云躑躅再三吟歎又云躑躅遵林渚宋鮑照行路難云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見前篇高書記詩注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一云共宿此燈光今夕見上注趙云廣絕交論云黄宵燭之末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何陶淵明歸去來寓形宇宙兮復幾時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趙云阮籍詩容好結中腸　師云孟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注云熱中心熱恐懼也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趙云王仲宣詩高會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曲禮見父之執　趙云射玄暉云問我勞何事問答乃未已兒女一作驅兒羅醪漿詩可以挹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杜補遺顒嘗隱鍾山山僧謂曰山中所食何者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松宋玉招䰟云稲粱穱麥挐黃粱陶隱居士黃粱粱本出青冀穗大毛長穀米俱麁於白粱粱襄陽竹根粱是也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主稱會面難張平子賦主稱露未晞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

茫茫曹顏遠詩舉觴詠露斯 趙云劉琨云繁觴對勝紀照詠史身世兩相棄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隴西公郎漢中王瑀徵士瑯琊王徹

今秋乃淫雨月令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注九月多陰霖也雨三日一往則為霜

仲月來寒風趙云此雖古詩而多對字眼相次若近體選詩空房來悲風又玉字來清風

羣木水光下一作萬家萬象雲氣中唐中宗二月三月洛陽東七里許地色如水側近樹木往來車馬皆歷歷影見水中經月餘乃滅 趙云此成言苦雨之狀舊注引中宗時事疑誤後學莊子乘雲氣

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詩泂酌彼行潦流潦也疏日行者道也潦者雨水

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行潦傳云行潦之水也　趙云張平子四愁詩我所思兮**悄悄素滻路**淄安行征賦玄灞素滻磨天寶元年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潭消消言旅旅不通貌　師云詩憂心悄悄**迢迢天漢東**古詩迢迢牽牛星言有所隔　杜補遺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隋文志曰天津九星不備關梁道不通晉志曰天津橫天河中一曰天漢蓋子美以久雨路阻雖素滻之近若在天漢曰天津後世京師之橋多以天津為名師云詩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天漢銀河也　趙云天漢則中渭橋之所長安志於中渭橋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漢橋南以法牽牛是也西征賦云北有清渭濁涇按長安志滻水在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如此則滻雖在南渭雖在北要之皆長安水且相通矣　杜補遺引非是庾肩吾經禹廟詩曰起吳山北里臨天漢車似言天上之漢公特用其字**願騰六尺馬**一作六尺

駒

背若孤征鴻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爲馬　趙云鴻鵠高飛遠舉之物謂之孤征鴻蓋以其羣飛則意猶群綫孤飛則欲逐伴而急矣

劉見公一作君子面起然懽笑同劉忽參切注云錐力也劉鮑照詩有劉期字書約相見之期也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奮飛既胡越詩不能奮飛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趙云言如胡與越之隔也淮南子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王粲云胡越之異區舊注引非是

局促傷樊籠古詩蟋蟀傷局促莊子澤雉不蘄言乎樊中所以籠雉也　杜補遺南史陽休之不樂煩職與選久曰此官實時清華但妨吾賞真是樊籠矣　趙云漢景帝云局促如轅下駒

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周公一飯三吐哺江文通雜體詩憑軒詠堯老此言思見君子而不可得也趙氏云一飯四五起亦劉公幹一日三四遷之意

也楹板謂之軒王粲登樓賦憑軒檻以遙望

嘉蔬沒溷濁 郭景純江賦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宋風風賦駭溷濁揚腐餘屈平卜居云俗溷濁而不清騷又云溷濁而嫉賢嘉蔬注蔬菜也 師云禮猶曰嘉蔬按子美園官送菜詩并序皆以嘉蔬為菜 趙云張載登白菟樓詩原隰殖嘉蔬

時菊碎榛叢 嘉蔬時菊刺賢者為摩小所掩翳也潘安仁時菊耀巖阿 趙云謝玄暉贈西府同僚云時菊委嚴阿時菊以譬賢人惟苦雨故沒溷濁碎榛叢乃時政煩苛之譬舊注非是

鷹隼亦屈猛 張華鷦鷯賦蒼鷹鷙而受紲屈猛志以服養嫉尸祿也

烏鳶何所蒙 趙云鷹隼以苦雨猶屈其猛而不能奮飛沉瓚瓚如烏鳶何所蒙賴乎此方是言君子小人皆不得所所所也

式瞻北鄰居取適

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言賢者安於退處謝靈運揚帆采石華掛

席拾海月 趙云晉書云不如式瞻儀度木玄虛海賦掛帆席童言龍西公王徵士既不見矣始近取北鄰南卷之人而與遊也不然乃其所以遊矣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公自注云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李肇國史譜進士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新兩京新記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三街皇城東之第一街進業坊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所立故以慈恩為名

高標跨蒼天

師云太冲蜀都賦陽烏迴翼乎高標注云言山木之高也 趙云孿標甚高孫綽天台山賦曰赤城霞起而建標李善注云立物以為表識曰標令云高標言塔之高可以標表也詩云悠悠蒼天

烈風無時休魏文帝雜詩烈烈北風涼　趙云言其高也書曰烈風雷雨弗迷又尚書大傳云成王時越裳氏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其有聖人乎如此則烈風非所宜有唯高處而復有之公古柏行又曰冥冥孤高多烈風可見矣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王仲宣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免爰詩我生之後逢此百憂陸士衡詩感物百憂集劉越石云負杖行吟則百憂俱怫至曹子建遂使懷百憂　趙云鮑照放歌行云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夫登高望遠所以寫憂然其高則易生恐怖故惟曠士而後無憂也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突厥寺碑四天之象開諸象教王簡棲頭陁寺碑正法既沒象教淩夷注謂形象以教人天台山賦遠寄冥搜　趙云此言巍樓高觀世間無有唯託之象教而後可營焉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靈光

殿賦枝撑杈枒而斜據注云枝撑梁上交交木也　趙云言愈仰而上穿過龍蛇窟然後出離枝撑之幽陰也

七星在北戸河漢聲西流　趙云吳都賦曰開北戸以向日梁張纘秋雨賦敞北戸而披襟於塔言戸則法華經云佛以右指開寶塔戸也河漢天河也廣雅云天河謂之天漢亦曰河漢以其在西若聞其流聲焉魏文帝雜詩云天漢回西流晉張協安石榴賦又言天漢西流辰角南傾詩云三星在戸魏文帝燕歌行星漢西流夜未央

羲和鞭白日　晉傳玄日昇歌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廣雅曰羲和日御也　趙云淮南子云日馭曰羲和故於白日可以言鞭之楚詞云青春受謝白日照

少昊行清秋　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昊注少皥金天氏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晉潘尼乘明送夏少昊迎秋　趙云獨言清秋則公登塔必在秋時矣當白日之昭晰清秋之明爽宜乎見遠

秦山忽破碎涇

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謝玄暉詩春色滿皇州荀子云穀既破碎乃大其輻鮑照見賣玉器者詩涇渭不可雜潘岳西征賦化一氣而甄三才選詩表裏望皇都宋玉高唐賦俯視崢嶸論語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中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則在沙零陵界也趙云承上言登塔之高莫辨皇州於是南望而遠想蒼梧之託虞舜而思高宗之晏駕蓋帝王之孝莫大於虞舜也自北戶而回首乃是南望則可叫虞舜矣叫如淮南子言庶女叫天天之叫楚詞劉向九歎之遠近為有曰奏虞舜於蒼梧上言虞舜下言蒼梧義當如此然必使雲字則歸藏啟筮曰有言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謝玄暉云雲去蒼梧野蒼梧雲愁以言高宗之晏駕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鮑照遠舞鶴賦朝戲乎芝田夕飲乎瑤池穆天子傳周穆王觴

西王母于瑤池上又曰天子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黄帝之宫紀年曰周穆王西征之崑崙丘見西王母止爲蓄仙翁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之處也 趙云西望而遠想瑤池則託西王母而思而德不留蓋以女仙之尊者名之也惜哉不足之辭列女傳柳下惠妻爲誄曰永能厲兮吁嗟惜哉史記孔子美宓子賤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曹子建雜詩云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王仲宣詠史云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令公之可惜瑤池方晏以崑崙日晏而不得久非以言文德之不留者乎按仙傳西王母遺虞舜以白玉琯則以王母比母后尤於舜爲一體曹子建詩明晨秉機杼日晏不成文莊子有云崑崙之丘

黄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

瑞應圖曰黄帝習樂崑崙以舞衆神玄鶴六翔其右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黄鵠

一舉千里止若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
也故臣將去君黄鵠擧矣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
黄鵠遊於江海自以無患不知射者方修弧矢加己百
仞之上　趙云易曰自強不息沈約白紵曲云翡翠羣
飛飛不息詩哀鳴嗷嗷

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禹貢揚州陽鳥攸居注鴻鴈之
屬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未知稻粱鴈何以報君恩蓋詩
末章同歎山梁雌雉也　趙云公於前段已追思前事
矣又因黄鵠之遠去雖若高擧遠引之士然無所投止
而我之俯世猶身則未免若鴈之謀稻粱也亦以自傷
矣又因黄鵠之遠去雖若高擧遠引之士然無所投止
論語分鴈鶩之稻粱左傳云先軫有謀舊注同歎山梁
雌雉非是師民瞻云此以譏明皇荒樂不若虞舜瑶池之
言王母以比楊妃崑崙以比驪山黄鵠以比張九齡之
徒鴈以比楊國忠之徒杜公因登塔觀覽而念及此
其說不同必有能辨之者詩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

示從孫濟 此詩譏風俗衰薄雖同姓不能忘猜疑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𠴲 詩十月噂𠴲背憎噂𠴲猶相對譈語背則相憎逐矣 趙云楚詞曰平明發兮蒼相前漢息夫躬交游貴戚趨走權門後漢明帝詔云權門請託餽陳孔璋撽云輸貨權門 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 一作翮詩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蹶堂者房堂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左傳具生不蕃莊子云古人在乎已死矣又雖出而不以大害義 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鮑明遠樂府詩腰鎌刈葵

蓋古詩採葵莫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　趙云此段方有興致蓋洞未炊刈葵烹少汲水莫放手因以興焉族之有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根勿傷之而已族有宗則亦勿踈之而已受外嫌猜者亦猶汲水之多也茍以嫌猜不不敦同姓亦猶放縱其手於採葵也後漢明帝紀殘吏放注謂謂貪縱爲非也

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一作求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傳二十三年晉公子及曹傳負羈之妻饋盤飧寘璧小人利口食頤自求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鮑明遠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趙云此亦曹子建詩有親交義在敦之義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一作兩）腳但如（一作仍）舊（趙云王維代羽林軍閨人云出門復入戶望望青絲騎論語出門如見大賓記云揖讓而入門彼皆如其舊雨腳一作兩腳益兩腳選詩雨足之義而語是方言公詩又言雨腳如麻未斷絕亦此若人兩腳則無義既出門而往矣又知入門何哉以兩腳如舊也）所向泥活活（一作浩浩）思君令人瘦（詩北流活活謝靈運活活夕流駛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又詩思君令人老軒車又何遲趙云活活雖水流聲而泥之深多則行爲有聲也今有禽名泥活活則以其鳴聲云）沉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趙云此所以懷岑生也岑應在曲江頭猶寸步耳以泥雨故難於相就也）吁嗟子蒼生稼穡不可救（趙云書至于海隅蒼生詩云吁嗟乎騶虞）安得誅雲師

疇能補天漏雲師名屏翳列子湯問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張平子西京賦寀雲師之所憑

趙云蜀有地名漏天也大人賦云台屏翳誅風伯刑雨師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

獸晉卦麗大明明　趙云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則大明主曰言之今也大明之下言韜日月則晝夜皆

雨而日不見乎晝月不見乎夜皆無明矣詩云率彼曠野日月之明既韜則惟淫雨淋汪禽獸無所安其飛走

政哀號於曠野君子彊逶迤小人困馳驟趙云以雨淫于上泥泊于下君子雖有車

馬彊逶迤而已小人欸於行李之往來是故困馳驟此公之語法皆有義意楚詞云載雲旗兮逶迤謝靈運溪

行詩云逶迤傍隈隩迢遞步陘峴君子小人之句亦曹子建贈丁異云君子義休侍小人德無儲之勢也維

南有崇山恐一作溮興川浸溜趙云上句言南山也詩維南維箕揚子雲羽獵賦揭

以棠山周禮職方氏九州各有其川淄字義漢書有三泰山之淄可以穿石意則憂君子之改節也是節

東籬菊紛披為誰秀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魏文帝與鍾繇詩曰歲月月來忽復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淳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飡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趙云梁文帝九日詩是節協陽數又大大同十一月詩云是節嚴冬暮王子淵洞簫賦若觀風紛披而施惠公菊魏文帝書芳菊紛然獨榮

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謝惠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西京雜記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晉侯鄗酒賦醇酎秋發宣十五年伯宗曰不祀一也

者酒二也　趙云蔡邕瞽師賦云詠新詩以悲歌魏都賦云醇酎中山流湎千日

采采黃金花

何由滿衣袖　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又終朝采藍不盈一掬言心有所憂而不在所采也岑生何由而免憂乎　趙云以有見岑生意緒無聊采之不能多也前漢董賢與上臥起常晝寢偏藉上衣袖

九家集注杜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趙唐書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後為澤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御史大夫與元元年使李懷光於河中巢父遇害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　不肯住謂謝病歸江東也莊子在宥

篇鴻濛拆䚡醉躍掉頭曰吾弗知也　趙
云江文通擬　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入煙霧

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

一云三珠樹　西都雜記積草
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
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
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世說王愷常以一珊瑚高
二尺許枝柯扶疎以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擊碎乃令取
珊瑚樹高三尺條幹絕世者六七示愷南州志曰珊瑚
出大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　趙云晉書樂志有釣竿
篇曰釣竿何冉冉古詩人生天地間珊瑚樹一作三株
樹非是蓋三海經云三株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栢
葉皆為珠雖亦貴物而非海底為釣竿所拂者

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

一云花繁草青春日暮
叔向之母妒叔虎母美
而不使有子謂其手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
其生龍蛇以禍女　趙云上句蓋言巢父經行之地下

句蓋言其去之時使如此也左傳曰入山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旃下亂云巢父有仙骨則其行也雖經深山大澤而龍蛇亦自遠遁可以經行無疑况當春時其物尚蟄亦為遠矣梁庾肩吾詩早花餘雪春寒極晚秋頹延年贈王太常詩云庭昏見野陰而疊春寒野陰四字如㝔問天寒日陰之勢也世說曰過江諸人每暇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是歸路一作引歸路陸士衡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 趙云作仙人玉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蓋蓬萊海中三山之一織女係之無義又是字槩重下自是仙人玉女四字古詩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魯靈光殿賦玉女窺窻而下視曹植云虛無求列仙王母嘗乘五雲之車謝靈運初發都詩始得傍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趙云以與李白

嘗隱於徂茅山則有仙風道骨矣神仙傳有神謂墨翟曰子有仙骨詩云修不知其故世說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當不同公曰外論殊不知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古詩薤上朝露何易晞詩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趙云巢父既謝病而歸則爲輕富矣孰能留之惜之者雖苦死欲相留豈知富貴如草露之易滅哉

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

陸士衡擬古詩開夜命儔友置酒迎風館江文通詩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曹子建詩清夜遊西園除階除也 趙云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

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

趙云與孔爲別時是蔡侯者作主人而蔡又善琴矣既別去而望其寄書也謂之空中書則以巢父有仙骨寄書乃在空中來也

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

信今何如一作深山大澤龍蛇遠華繁草青風景暮仙人玉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年二十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或曰禹入此穴江淹詩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杜補遺御覽載括畧曰會稽山有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禹藏之所謂之禹穴也　趙云若逢李白騎鯨魚蓋貿知章以白為謫仙人其與巢父皆有學仙之質則可以騎鯨矣楊雄羽獵賦乘鉅鱗騎鯨魚注鯨大魚也

飲中八仙歌　蔡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異亦周詩分章之意也　趙云此篇謂之歌其歌八疊每一疊各就一公事實以其好飲美之且戲之謂之八仙則已有意矣為其各言一公之事故得重用韻所重用者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二前字

三也古詩蓋有重押韻之格如阮籍秋懐曰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又云鴻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惠物辭所賞勵志絶故人陸機行行重行行云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飇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似此之類不一說者謂爲八首蓋不知有此格也況詩又乃八疊斗又緣道書之論丹有八仙歌雖是八箇仙人歌爲有八仙歌三字因併以爲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唐書賀知章少以文詞知名性放曠善調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晩年尤加縱誕無復規矩自號四明狂客遨遊里巷又善草隸書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又師浙人不善騎馬而喜乘舟杜蓋嘲戲之耳東坡詩云平生賀老慣乘舟騎馬風前怕打頭吳

越國王初入朝上賜寳馬出禁門馬行却退王謂左右曰豈遇打頭風耶　趙云知章吳人唯知乘船其馬上做元如人眼花落井則言醉而眼生皆花落井而眼於水底又言其安於水之山簡傳時時能騎馬前漢有乘船危吳均雜絶句有云夢中難言見終成亂眼花水底眠又暗用事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甞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本集八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詩又贈特進汝陽王詩神異經西北荒中有酒泉孔融書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陸機百年歌目若濁鏡口垂涎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　趙云汝陽王李璡也以其宗室既受封汝陽矣猶以酒泉城下有泉味如酒欲移封也又使姚馥渴羌事晉有羌人姚馥但言渴於酒人呼為渴羌武帝授以朝歌守馥辭且為馬圉時賜美酒

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使老羌不復吁渴遂遷酒泉太守麴所以造酒才見麴車而便流涎戲其好飲之急也曹操對其叔父詐作中風狀口流涎沫逢麴車而流涎有用對過屠門而大嚼人以為的對

師魏文帝曰蒲萄釀以為酒甘於麴米逢之已流涎咽唾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

唐書李適之傳一名昌常山王承乾之孫也適之雅好賓友飲酒數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累封清河縣公後為李林甫陰中罷知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晉何曾性奢豪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筯處劉伯倫酒訟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木玄虛海賦噓噏百川吳都賦云長鯨吞航脩鯢吐浪

趙云謂之日興言每日興起便如此也如陸遊云世務日與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有數千里故也

亦以戲之

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

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于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晉阮籍傳籍能為青白眼阮籍許朝為美少年謝玄答叔父安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世說庾亮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　師晉書王戎有人倫鑒識常目王衍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也　趙云劉琨云舉觴對膝白眼望天言其飲之傲亦所以戲之也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蘇晉蘇珦之子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藁定　趙云逃禪言逃去而禪坐耳此蘇東坡所謂蒲褐禪同夜禪者也以晉好佛故戲之云耳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

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唐李白傳待詔翰林日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薛云按關中呼衣襟為船詩曰何以舟之舟亦船也其來遠矣　鮑云劉偉明云蜀人呼衣襟為船有以見白醉甚雖天子披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杜補遺余雲叟嘗以薛注為是謂方言雖有此夢符大似穿鑿雲叟以船字何為有兩韻余曰一篇之中重疊用韻至于再三亦別有義耶按唐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曰玄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明皇歡既洽召公作序公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也　趙云詩百篇言其能詩也酒家眠言其真率也樂布為酒家保酒家眠亦暗用事阮籍鄰家少婦當壚酤酒籍嘗詣婦飲醉便臥其側也不上船此乃長安方言襟謂之船也薛蒼舒補遺更引詩曰何以舟之乃自解云舟亦船也其來遠矣蓋舟自訓服耳所以

服之字從舟也杜田又引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曰用為舟船之船亦又非是蓋在翰苑被酒則自長安市中來而扶以登舟則竟上船矣非不上船也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

唐賀知章傳吳郡張旭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飲後號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顛後漢張旻傳旻長子芝伯英善草王愔文志曰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學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練臨也學書水之為黑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胡毋輔之與謝鯤阮孜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光逸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耳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趙云後漢班超傳單于脫帽徒跣又有云單于脫帽避帳指梁王謝罪旭為人酒亢帽帽則露頂矣

乃所以戲之也潘安仁作楊荆州誄云動翰若飛落紙如雲後漢高義方清誠曰抗志凌雲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按新唐書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脩與焦遂等為酒八仙　趙云世說載王敦畫寢卓然驚寤又云諸名賢論莊子逍遥遊支道林卓然標新理於三家之表又江淹擬張廷尉詩云卓然凌風矯又僧惠遠製浬槃經疏呪其筆曰如合聖意此筆不墜乃擲於空中卓然新唐書云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脩與集遂等為酒八仙則遂亦平昔驚放之流耳飲至五斗而方特卓乃所以戲之末句又以美之劉孝標廣絶交論云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選詩有高談一何綺疊用四字有兩出而後工也謝宣遠九日詩曰四筵霑芳醴驚字則前漢陳驚坐之驚也

曲江三章章五句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譜其畧曰進士既捷大燕

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天寶元年勅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勅令將士爲嵩營造　趙云此詩蓋遊曲江感事之作按劇談錄曲江本秦時隑州隑即碕字巨依切唐開元中疏鑿爲勝景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于中和上巳節今公高秋而往草木變衰觸事感懷一章嘆齒髮之遲暮二章判富貴之無心三章喜生計之可樂也舊注引元和中曲江關宴事去此自五十餘年在公死三十餘年之後與此詩並無相干

曲江蕭條秋氣高　謝玄暉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趙云宋玉衆芳蕭條班固原野蕭條之義

菱荷枯折隨風濤游

子空嗟垂二毛潘安仁秋興賦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僖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君子不禽二毛頭白有二毛漢高祖游子思故鄉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禰衡賦哀鴻感類曹子建激鳴索鴻羣劉安招隱士禽獸駭兮亡其曹　趙云方高秋之時非特艾荷枯折而已水既瘦涸石與沙亦蕩潔而出鴻鶴失羣哀鳴而相求皆可感之事也哀鴻字出選詩舊注引禰衡賦云哀鴻感類輒改哀鳴字非是蓋哀鳴不可爲哀鴻況義止謂鶤鶴之哀鳴乎失古人措詞之意矣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宋玉風賦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蘇武詩長歌正激烈　杜補遺列子云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趙云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即事陶淵明云即事多所欣謝靈運云即事怨睽携蘇武詩長歌正激

烈梢林莽言歌之聲其義則列子云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莊子南郭子綦形固可如槁木而心固可如死灰當公遊此之時曲江方盛無可嘆者此即事之非今古也而至於長歌激烈何哉特以豪華者多而我獨寂寞也然灰心久矣弟姪不必用此傷之而下淚也曲江在長安南昇道坊盖其左右前後相近之地甲第爲多手公因感之可以意逆也漢溝洫志武帝歌曰泛溢不止兮愁吾人又西都賦云實列仙之故館非吾人之所寧而潘岳西征賦云陋吾人之拘攣今吾人葢自謂也論語何傷乎詩涕泣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杜曲在長安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楊惲傳曰彼南山陸韓卿詩云屏居南山下實嬰傳屏居藍田

南山下　趙云楚辭有天問篇其序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管子云行山澤觀桑麻有桑麻田亦顏淵云回有郭外之田

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漢李廣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見草石中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乃居北平射虎騰廣廣亦射殺之也　趙云欲移住南山邊則南山之景致足樂也匹馬射虎使李廣事正在南山藍田中此詩人因意使事也列子曰汝以殘年餘力梁武帝云短衣妾不傷汝孫通迺變其服短衣楚製

麗人行

曹子建洛神賦云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劉向別錄有麗人歌賦梁簡文帝筝賦命麗人於玉席．

三月三日天氣新 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盥洗遂因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佳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二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　趙云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題唐開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乎中和上巳節此三月三日所以水邊多麗人也舊注徒引三月三日事為泛矣王右軍蘭亭曲水序曰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此亦天氣新之為禮記天氣下降陸機曰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和梁孝元帝詠霧詩有曰時如佳氣新

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

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羅敷艷歌曰高臺多妖麗宋玉九辯有靡顏膩理相如大人賦有弱骨豐肌謝靈運江妃賦有靡容膩理皆此之謂也則東京賦有譬肌分理繡一作畫羅衣裳照暮春晉張華三月三日後園會詩曰暮春元日王羲之蘭亭詩序暮春之初會稽山陰之蘭亭古詩被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禊日上巳之辰男女姣服絡繹繽紛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則照暮春字於衣服使之尤穩蹙金孔雀玉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㔩葉垂鬢脣微一作為㔩一作匌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杜補遺廣韻曰㔩彩婦人髻飾花也㔩音遏爾雅曰衱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一本㔩作匌衱作被非是趙云蹙金實事唐人常語故杜牧自謂其詩云蹙金結繡而無痕迹頭上背後之句此亦曹子建美女篇頭上金釵爵

珮翠張好之勢也蓋舉頭與背之飾而一身之服備矣翠微一作翠爲㔩一作匌匒音烏合切㔩絲婦人頭花髻飾也匌音洽與匒字連曰匒匌而匒音荅重疊皃海賦云磊匒匌而相逐翠微㔩葉則翡翠微布於㔩絲之葉翠爲匌葉則以翠爲匌匝之葉也衱音居業切爾雅曰衱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謂之腰衱則帬腰耳以珠綴之故言珠壓腰衱此篇公所鋪敘至此詳味語句益特見麗人之後耳故東坡先生題背面美人名之曰續麗人行而其詩云杜陵饑客眼長寒蹇驢破帽隨雕鞍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支背後看

就中雲幕椒房親

班固西都賦云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又以椒塗宮室亦取其温煖辟除惡氣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也師古曰椒房在未央宮吳楫謂飛翼曰將軍以椒房之重西都記成帝趙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第五倫傳竇憲椒

房之親曹子建美女篇頭上金雀釵腰佩翠琅玕此指言貴妃兄弟驕盛　趙云言玉真妃也成帝設雲幕於甘泉紫殿椒房則皇后所居殿名秦號乃玉真之姊妹故曰雲幕椒房親也

賜名大國號與秦　唐后妃傳玄宗楊貴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號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出入宮掖勢傾天下　趙云大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非是以長安志考之虢國八姨也則秦國乃大姨也

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　峯一作珍漢書大月氏本西域國出一封橐駝注脊上有一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為犎牛音峯匈奴傳師古注橐駝言能負橐囊而晉物晉王廙笙賦舞靈蛟之素鱗　杜補遺酉陽雜俎將軍曲良翰作駝峯炙　趙云言其食之奢也曹子建詩豐膳出中廚師宗鄭鮮之經子房廟詩索烟翼丹虯靈妃悲素鱗觀此即知素鱗乃蛟龍也杜意亦謂攀龍酉陽雜俎明皇

恩寵祿山所賜之物有金平脫犀頭匙筯犀筯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一作坐紛綸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詩信南山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注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潘安仁西征賦饔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刀落俎靃靃霏霏　杜補遺正義曰鸞即鈴也公羊宣十二年鄭伯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鐶有和鋒有鸞其制二鸞在鋒聲中宮商三和在鐶聲中角徵羽故先儒釋禮記謂宗廟必有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而後斷割也　趙云方筯未下之間又復有縷切之多此所以言其食之奢黃門飛鞚不動塵漢西域傳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凡號黃門以其給事於黃闥之內秦漢皆有黃門侍郎掖外傳虢國出入皆乘騣馬使小黃門為御　趙云不動塵因以狀其善騎詩家造句法也　薛云鮑明遠擬古詩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御廚絡繹送八

珍絲絡一作絡繹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用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又食醫掌八珍之齊鮑明遠詩八珍盈雕俎　薛云尚膳貴嚴故以絲絡獲致之絲絡如琦瑰也杜子美稱此以見寵予之隆絡繹為不足道往在詩云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　趙云絡繹相續不斷之義後漢袁術與呂布書曰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止此當絡繹復致舊本正字作絲絡而薛蒼舒為之說元無絲絡字本出若絡繹以言寵予之隆義自分明若絲絡亦天子御物常事耳却何足道也

簫鼓哀吟感鬼神　鼓一作管　漢武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詩序動天地感鬼神

賓從雜遝實要津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輿輪徐動賓從無聲劉向傳雜遝衆賢師古曰雜遝聚積之皃要津見上早左丞注　趙云此言作樂以宴賓且微言以譏其男女之糅雜大人賦雜遝膠轕以方馳甘泉賦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洛神賦衆靈雜遝

後來鞍

馬何逡巡當軒一作道下馬入錦茵鞍馬字見送高適注趙云言其氣勢洋洋旁若無人徐徘徊贈內詩忽有當軒樹兼含映日花史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不敢進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栖息於此山也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憩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坐中忽有一鳥從西方來集於殿上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鳥如烏夾侍王母旁江淹詩青鳥海上遊沈約銜書云青鳥趙云鞍馬之多必至腦楊花而覆白蘋青鳥應如鸚鵡之數豢養馴熟飛銜紅巾此正借西王母以青鳥為使名之且以託言昵戲之事矣紅巾蓋婦人之飾如王勃落花篇羅袂紅巾往復還炙手可熱勢一作世絕倫慎莫近一作何前丞相嗔

元載時委左右人四人用事權傾中外人為之語曰炙手可熱卓李鄭薛言勢焰燻灼可以炙手也帝題之御屏以示時相按新唐書楊貴妃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兄銛錡國忠最見寵遇三姊皆美劭封韓虢秦三國恩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雖公主亦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勘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第舍聯亘謂之五家分賜珍奇使者不絕於道時國忠代李林甫為相領四十餘使性踈悅捷給硜硜處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慢百寮莫敢相可否　杜補遺唐史遺事安縣公廷主宗之李妹附袁章氏熱可炙手人咸畏之　趙云炙手可熱言勢焰之薰灼也舊注引代宗時事在杜公之後非是杜田之說當時素有此言矣傅毅舞賦姿絕倫之妙態丞相嗔以指言國忠而詩句則後漢桓帝時童謠云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之勢也觀新書國忠傳言國忠盛氣驕慢百寮莫敢相可否而公詩直鋪叙二國衣服飲食之

感聲樂賓從之多中間着寵予之意人識其粿雜昵狎之事而終之以直指丞相之薰灼則公之不畏強禦可見矣古樂府當時近前面發紅

樂遊園歌 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趙云樂遊園之地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謂之古園

樂遊古園崒森爽 西京記日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咸就此祓禊登高幄幕雲布車馬填塞紅綠映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翼日傳於京師 趙云崒音才律切字書注云峯頭巉嵒也句腰單用崒字亦猶宋玉高唐賦之單用崒用也其言蓄水之狀曰崒中怒而特高峯字却音作骨切

煙綿碧草萋萋長 謝靈運詩

萋萋春草繁江淹賦春草碧色劉安招隱士春草生兮萋萋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文選王粲家本秦川周王襄鳳山扁道遥秦川水千里長如帶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漢雲　趙云張率白紵歌列坐華筵紛羽爵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魏文帝有芙蓉池作鄴都西園在城南曲池坊臨水亭進芳門外即樂遊園也玄宗紀開元二十年廣花蕚樓築夾城至芙蓉園王莽傳乃西波水之北郎池昏在石城南上林中　趙云芙蓉園有水言青春波浪衣淑真隱傳載鬼先生言河邊之樹曰波浪盪其根白日雷霆甲城仗甲當作夾　趙云夾城當作甲非芙蓉園夾城於曲江地皆相近擬長安志載樂遊與芙蓉園曲江並出京城東延興門閶闔晴開映趙作訣蕩蕩曹植平陸東行

曰閶闔天衢通前漢禮樂志遊閶闔觀玉臺天門開詄蕩蕩注閶闔天門蕩蕩天體堅清之狀相如大人賦排閶闔而入帝居鄭后夢游天蕩蕩色正青　趙云詄字元本作映又作映應是詄字前漢禮樂志遊閶闔視玉臺天門開詄蕩蕩公蓋取此語意以比城門也

曲江翠幕排銀牓

潘安仁籍田賦曰翠幕黕以雲布陳張正見詩即此神山內銀牓映仙宮陳沈炯林屋館記崑山平圓銀牓相暉蓬閬仙宮金臺熠起神異經曰東方青宮門有銀牓晉潘尼洛水詩翠幕映洛湄

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

曹植云華閣緣雲上征　薛云曹植言華閣緣雲此稱歌聲清切耳列子云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秦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西京雜記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趙云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孼緣雲上征薛符刊誤乃引列子子載秦青之歌響遏行

雲又西京雜記戚夫人歌聲入雲霄其意以為兩事皆有雲字遂用證之殊不知遏雲則往之且非杜公緣雲本意唯入雲霄方有緣雲之義大人賦低佪陰山翔以紆曲兮

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罰一作刻

説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趙云百罰一作百刻是並飲酒雖有罰而方觀舞聽歌何至罰酒之百也百刻者漏中之刻晝也説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或云杯中像漏中立箭為刻以記淺深之度斟酒則浮出而可見雖傳記無所載而今世固為有浮花浮花之狀十而分之以斟酒者則百刻之狀乃細分之者矣如此而義方可讀蓋盡百刻舉深泛之杯無所辭拒正以白髮之不可拋而飲酒以遣其悲也

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楊子秦之士也賤陸機玄晃無醜士江淹上書

云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趙云江淹恨北歸賦云况北州之賤士為炎土之流人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七之端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庾信乞酒詩蕭瑟風聲慘蒼茫雲觀愁梁朱异田飲引值寒夜之蒼茫梁元帝詩秋氣蒼茫結孟津潘安仁哀永逝文曰視天日兮蒼茫　趙云昔在景物荒寂言之也

渼陂行　趙云渼陂行其字從水從美士大夫非西人者多讀為于亮切乃蕩漾其字自是從水從美遂使鬻書者有一本直雕作漾陂行豈不誤學者乎按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朝公泉為陂朝公水一作胡公水說文曰渼陂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澇水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之曰陂廣大氣象雅深故公詩於初至之際以天地變

色則有黿鯨風浪之憂既而開霽可遊則如與龍鬼仙靈相接既而又憂雷雨此蓋陂之廣大雄深詩人因事起意以為詩謂其有可畏則不得不憂有可喜則不能不樂有可防則不得不戒而詩篇之終有安不忘危樂不忘哀之意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渼陂 趙云岑參於唐書無傳莫知兄弟之名也楊雄云子長之好好奇也渼陂在鄠縣按地里志鄠去府南六十里豈不謂之遠來乎

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 王粲登樓賦天慘慘而無色西域傳罽賓國出琉璃孟康曰琉璃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梁簡文池水淨琉璃 趙云百畝曰頃後漢黃叔度汪汪如萬頃陂堆琉璃指言其色色之青瑩耳

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張平子南都賦布濩漫汗　趙云天地黯慘則為可畏水如琉璃則為可愛以其可愛而便欲泛舟以入則為可憂矣漫汗言廣大也事殊興極蓋言其初遠來之興豈不欲晴朗以為遊乎而初來之際忽逢天地黯慘則事殊矣事之既殊則興亦極盡興既極盡則寧不憂思乎憂思謂之集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詩中谷有蓷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張季鷹詩謳吟何嗟及　趙云此乃所以憂也謝惠連長門怨云向夕千愁起自悔何嗟及又梁費昶長門怨曰何日千悲起百恨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氣埃隋煬帝以錦為帆詩招招舟子郭璞江賦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檥傍　趙云主人指言岑參也陳陰鏗渡青草湖詩平湖錦帆張楚辭關氣埃而清涼沈休文

詩夜靜滅氣埃其言無氣埃則又欽魏都賦風無纖埃也前者以天地黯慘而遊者憂今也以無氣埃而册子喜不亦宜乎

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

西都賦鳥則鳧鷖雜鴈雲集霧散又櫂女謳鼓吹震漢武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　趙云啁竹包切玉篇引說文啁嘐也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棹歌發則喧矣故鳧鷖驚而散亂空翠來則晴矣故絲管乾而啁啾

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

杜補遺永徽本草圖經云芰芰實也葉浮水上花黃白色花落而實生漸向水中乃熟紫色者謂之浮芰食之為美果其實為末可以當糧雞頭名鴈啄一名芡生水澤中葉大如荷皺而有刺俗謂之雞頭盤花下結實其形類雞頭故以名之經傳謂其子為芡酉陽雜俎云芰今人但言菱芰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安貞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芰一名水栗漢武昆明池中

有浮根茇根出水上葉沒波下亦曰青水茇玄都觀有茇碧色狀則如鷄飛名翻鷄芰又圖經云藕實莖葉名荷爾雅及陸璣疏謂荷為芙蕖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其實蓮為房其根藕其中的蓮子的中薏中心青而苦者芙蕖則其總名也　趙云茇葉荷花淨如拭則水之幽深可見矣妙處是淨如拭三字蓋如王僧孺至牛渚憶觀少英詩有沙岸淨如掃

宛在中

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

詩蒹葭宛在水中央揚子渤澥之島　趙云上句以形容其深下句以言其遠上句譬喻下句實指蓋渤澥者海也既如渤澥之深廣而又清此所以為譬終南山山在陂之上流去之遠則視之黑也此所以為實指詩在在水中央說文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列子無極之中復為無極而後人用之如觀文帝詩曰高高殊無極

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

梟窕沖融間木玄虛海賦沖融沆漭　趙云鮑照與妹書半山以下純為黛色梟窕沖融杳言水之深叠使四字之勢亦左太沖招隱詩云峭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真船舷瞑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宋謝靈運石門巖上宿詩瞑還雲際宿孫綽山銘飛宇雲際郭璞江賦詠採菱以叩船舷屑也　趙云雲際者山名在鄠縣東南六十里上有大定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船舷之戛可聞於雲際之寺月出之所可想其當於藍田關杳以放之廣大然此時驪龍睡吐珠莊子河上有家貧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出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馮夷擊鼓羣龍趨謝惠連雪賦馮夷剖蚌列明珠注馮夷河伯也曹子建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大人賦靈媧鼓瑟而舞馮夷莊子太宗師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釋文司馬

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又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新添龍馬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馮夷即河伯夫人餘見二十五卷玉臺觀詩 趙云小說載有人入仙室見一羊吐珠他日問張華云此驪龍也馮神賦馮神鳴鼓

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

曹子建神女賦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游女 前漢禮樂志金支秀華庶旄翠旌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主有華艷也文穎曰析羽為旌翠羽為之也臣瓚曰樂上眾飾有流翅羽葆以金為叉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瓚說是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梁元帝檄文建翠鳳之旗北齊祖孝徵舉旗貼塞道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

易雷雨作解漢郊祀歌靈之車結玄雲靈之來先以雨九歌云雲容容兮在下又東風飄兮神靈雨

少壯幾時

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漢武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趙云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此一日之間初至而天地黯慘乃向來所哀之多也既而晴無氛埃可以縱遊乃向來所樂之多也此一句以結一篇之事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趙云此兩句而下皆對當六月炎天而在漢陂清深之地故風日自冷所以著言月以美之也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謝靈運云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趙云蒹葭蒼蒼離披出昭明文選易有天水違行扒長笛賦相與集乎其庭懷新目似擊接要一作接惡心已領謝靈運詩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莊子田子方篇仲尼見溫

伯雪子目擊而道存陶潛詩醉醒還相笑發言各不領

仿像識鮫人空濛辯魚艇

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其人能泣珠海賦仿像其色又其根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郭璞鮫人構館乎懸流曹植弄珠蚌戲鮫人廣雅曰舡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趙云言其深廣若鮫人在其中也謝玄暉有朝雨詩云空濛如薄霧言若無而空若有而濛也

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

終南白閣並山名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漢書曰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山湍岳關中記曰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故曰中南趙云兩句以言其于清臺之上俯湖而見山矣

崷崒增光輝一作陰乘陵惜俄頃

西都賦崷崒峻崷崒謝靈運詩常充俄頃用趙云其山之崷崒能增湖之光輝又思乘陵于山之上然惜其時光只有俄頃不能久

也此蓋家家馳騁之意嵛音疾由切崒音才律切嵛崒而字宋書有之云山高皃也廣雅云陵乘也而宋玉風賦曰乘陵高城入於深宮

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

嚴陵鄭子真也嵇叔夜憂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閑居張良邴原謝靈運詩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杜正謬按前漢王貢兩龔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揚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兩人云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嵇康幽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閑居亦謂嚴君平鄭子真也謝靈運還舊園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注張良貫極願棄人事而曼容免官養志自修 趙云於此嘆勞生之可愧思物表之可慕公所愧者嚴君平鄭子真也所慕者張良邴曼容也

世復輕驊騮吾敢雜龜黽

趙云重嘆世不我知而輕驊騮之駿

則欲隱居于陂上焉肆臨見上天育驃騎歌注國語范蠡曰吾先君魚鼈之與處而黿鼉之與同者**知歸**

俗可忽取適一云足**事莫並**趙云此等句皆外枯而古腴蓋言知所歸宿則世俗可忽取適於己則凡事不可得而丞夫世俗之事**身退豈待**

可勝言哉此不盡之意也還有吾邁知歸

官老來苦便靜謝靈運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趙云老子功成名遂身退者也詩句之意是公未獻賦得官時蓋言身欲求退豈必待於為官之後乎舊注引謝病不待年混亂之矣謝靈運云拙倚相倚薄還得靜者便便音平聲**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

彌年逐清景菱芡見前一詩注趙云周禮籩人菱芡栗脯堯茅茨不翦漢高祖云吾亦從此逝矣范蠡扁舟游五湖曹子建詩有明月澄清景言澄湛其清景耳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一作置堂階下廣文見上醉時歌注醉則騎馬歸趙云劉琨繫馬長松下山簡傳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趙云後漢禰衡傳曹操以其才名不欲殺之周禮天官其屬六十大事則從其長世說德第一篇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坐客寒無氊晉吳隱之其為太常時坐無氊席賴有蘇司業時時與一作乞酒錢

夏日李公見訪一云李家令見訪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游趙云沈約詩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貧居類

村塢僻近城南樓馬融在陽塢中趙云此所謂城南韋杜也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趙云前漢高祖紀云適祖適然傍舍求所願古本作所須極是蓋語方快也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江淹恨濁醪夕引趙云嵇康與山濤書曰濁酒一杯杜陵之樊鄉有樊川而潏水則自樊川西北流經下杜城然則詩句有展席俯長流者豈其居當此地耶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江淹暴賦自遠至左右芙蓉被巢多眾鳥鬭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古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陶淵明詩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趙云古詩言庭樹曰此物何足貴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

孔融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古今注蓮花一名水旦一名水芝一名水花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趙云東山驪山也按長安志述征記曰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鹿原北望雲陽悉見山阜之形而常若雲霧之中其上殿則有飛霜九龍玉女七聖長生四聖明珠闘雞之目又有重明閣觀風樓朝元閣按歌臺羯鼓樓等也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濛澒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言温湯也長安志開元後玄宗每歲十月幸温湯歲盡而歸立羽葆蓋也趙云詩崇牙樹羽江淹詩君玉澄以思樹羽望楚城陰火煮玉泉噴薄張巖幽温泉也海賦陽水不治陰火潛然杜補遺本草玉泉生藍田閒隱居云是玉之精華又注曰玉泉者玉之泉液也

以仙室玉池中者為上今仙經三十六水法中化玉為玉漿稱為玉泉服之可以長年然功劣於自然泉液也一名玉液一名瓊漿拜觀是詩蓋言陽泉之色如玉非玉之泉液也　趙云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水經云麗山溫水俗云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神女唾之生瘡始皇謝之神女為出溫水而洗除今人以其水溫故假陰火煮之以為美

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曰有七子名曰羲和浴日於甘泉又曰日拂于扶桑出于暘谷于咸池　趙云此蓋言日色出光照樓閣此泉正是咸池耳

閬風入轍跡曠原一作野延冥搜　杜補遺神異經曰崑崙三角其一角正北干星辰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　趙云以言乘輿遠陷而冥搜也自驪山而出若將訪崑崙而遊廣原此所以言其欲冥搜也老子善行無轍迹而義則同穆王欲

車轍馬跡遍天下之意頗延年云用御府轍迹此所以謂之延宴搜也天台賦遠寄冥搜公詩意必言閬風者以周穆王書西征至崑崙墟見西王母也

沸一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前漢郊祀志湫淵祠朝那注水清澈可愛不容穢濁龍之所居　趙云鮑明遠蕪城賦歌吹沸天言其聲之多也萬乘動則所動之聲然矣　百丈湫傳記無所明載特長安志有冷水一條稱在縣東三十五里亦曰百丈水乃與戲水相近且引水經注曰冷水出浮胏山戲水驪山鴻谷按浮胏山乃驪山之麓而有異名耳則冷水戲水皆出驪山之下又水經注云冷水歷陰盤新豐兩原之間戲水北歷戲亭而長安志載戲亭陰盤城處有湯泉水之名且云正觀中乘輿將自東門入湯泉水岸深數丈時水漲漲平岸又見物狀如猪當土門卧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而失時有詩乃直指為龍所在惜乎地志不載百丈湫字及至尊游幸事無所考證今故詳載

其近似者以誒博雅君子訂之幽靈斯一作靈湫詩可佳王命官屬休趙云言衆與既至湫傍遂休官屬休乃百工休之休初開龍用壯擘石摧林邱大壯九三小人用壯郭緣生述征記巨靈擘開華山詩惠連詩落雪洒林邱中夜掘宅改移因風雨秋趙云龍用壯而擘石此原為湫之始也窟穴改而移又言龍所居非一處然則湫之廣大可知矣郭璞江賦瑰奇之所窟穴又天台山賦序靈仙之所窟宅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漢郊祀志谷永云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孫綽天台賦或倒景於重溟張協七命云倒景而開軒海賦瑰奇之所窟宅廣雅日景在下曰倒景　趙云言湫之深廣險激公詩又於過驪山之下曰瑤池氣鬱律者如此舊注引倒景以證倒懸非是謝朓詩結軫青郊

路迴瞰滄江流舊本作蒼江非是

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江賦揮弄瀧珠周禮欲其柔而滑却參攸選詩齊瑟和且柔也

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九歌靈旗蹇兮姣服又蹇將憺兮壽宮秋來七發旌旗偃蹇相如建翠華之旗注以翠羽為旗上葆也大人賦揮指橋以偃蹇又云蜩蟉偃蹇薛云楚辭東皇太一曰靈偃蹇兮姣服又大司命曰乘回風兮載雲旗二章屈原之所作也趙云淡偃蹇則在高遠間自下觀之淡如也神仙有五雲之車也紛少留則嬪嬙侍女之多矣北征賦曾不得乎少留登樓賦曾何足以少留

簫鼓蕩四溟異杳泱莽浮漢武帝簫鼓鳴兮發擢謳顏延年笳鼓震溟州木玄虛海賦泱莽洪汭七啟入乎泱莽之野謝玄暉晨光復映莽張平子泱莽無疆劉伶泱莽望舒隱　趙云選詩雨足灑四溟泱莽字舊注所引皆是泱莽泱音烏朗切莽音模朗切或注云無疆限之

貌或注云不明之貌滯雖與莽同音而終非泱莽正出其字在上林賦言八川之流曰過乎泱莽之野注云大貌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以言水流之長遠異香泱莽浮則香之所浮如此其荒遠也

蛟人獻微一作徵綃曾祝沉豪牛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注云鮫人織輕綃于泉室以責之趙云獻微綃則以湫之深廣宜有之矣下句所以祭其湫也詩曾祝致告

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書作善降之百祥揚雄解嘲遺盛明之世吳都賦古先聖代

坡陀金蝦蟇出見蓋有由相如子虛賦罷池坡陀下屬江河又哀二世賦登坡陀之長坂匡俗正謬坡陀者猶言靡迤埤雅蝦蟇一名蟾蜍或作詹諸張衡靈憲羿竊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得之奔月是謂蟾蜍陸倕漏刻銘靈虬承注陰蟲吐粉李翰曰陰蟲蝦蟇也潘鴻曰按五行志神龍中渭水有蝦蟇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此韋后時事坡陀金蝦蟆蓋其類也祿山濁亂宮闈故有此應可與翟泉鵝出同類並觀故曰出見蓋有由又載蝦蟆色如金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一作肯）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一作龍）虬（趙云按祿山事跡帝嘗夜與宴祿山醉臥化為一猪而龍頭左右遽言之帝曰渠猪龍耳無能為也詩蓋暗指此事）飄飄（一作颻颻）青瑣郎文采珊瑚鉤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末贊郭詩結出相和之意）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王云按詩當是天寶十四載長安作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學佛）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水經注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此山名為紫府仙

人居之其北臺之山即文殊師利常鎮毒龍之所實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又云凡五戒十善四禪四定爲無量白淨之業佛經以善業爲白業惡業爲黑業　趙云言許生客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達磨嘗曰當勤白業護持三寶也列子載趙襄子狩于中山籍芿燔林爚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上下也五臺山阿羅漢所在謂許生爲五臺賓因其隱迹五臺而名之遂云出石壁乃所以神異之也黃魯直却變用入石壁事自贊其畫云前世寒山子後身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恐欲入石壁夫石壁之可出可入非神異者能之乎

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師粲善詩　杜正謬璨可乃六祖僧璨及慧可禪師璨傳法偈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可傳法偈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能生璨可二禪師乃禪中祖師故子美云師璨可縛禪寂非師璨善詩也又補遺維

摩經所生無縛能為衆僧說法解如佛所說縛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又云以大精進攝諸懈慢一心禪寂攝諸亂意　趙云此兩句髣髴似對大手段多如此故蘇東坡亦有之粲可二人之名禪寂是兩字也粲則僧粲可則慧可按傳燈錄正與達摩世次相接公方言與許生共學性空事故詩語用此許生已業白而出吾猶縛禪空而未脫亦自懺之辭縛字出佛書益以對解其語曰貪著禪味是菩薩縛縛禪則不能解矣

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

魏文侯師田子方也　趙云此兩句又對蓋言有何因階得子垂方便之行而以之為匹也洪駒父引佛經稱善巧方便是舊注以為田子方非又王臺新詠載桃葉答王獻之團扇歌云動搖郎玉手因風託方便應得璉詩云伸眉路何階梁張纘離別賦顧龍門而掩涕瞻郢路而何

階

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離羣索居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誦詩渾

遊衍四座皆辟易項羽傳項羽嗔目叱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趙云國語云工誦詩

詩云及爾遊衍古詩詠香爐云四座莫不歎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莊子知北

遊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注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都無懷則物來皆應前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出獵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應劭曰曉箭也左思詩邊城若鳴鏑陸機鳴鏑自相知　趙云上句言其詩之熟也下句言其詩之清也此亦古人所謂好詩清熟如彈丸之意過時黃魯直詩云新詩如鳴弦蓋世於此也莊子輪扁斲輪有曰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晉書有曰顧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精

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莊子在宥篇大同乎涬溟注與特無際釋文涬戶頂反又音幸

溟亡頂反自然氣也公羊注曰雷疾而甚者為震震與霆謂皆霹靂也 趙云溟涬者天地初起之氣而可穿之言其意思深遠也霹靂者所以震物之聲而反推之言其句法神妙也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濛鴻素問云雲物飛動北史神武歎薛孤延之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鬬

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

陶潛謝玄暉靈運惠連之徒也前漢項籍傳籍即帳中斬宋義頭諸將讋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猶枝柱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邪柱是也陶謝二人之性陶潛謝靈運也風騷是兩字國風與離騷也上句言其詩淩爍之也下句言其相逐追也

紫鷰一作鸞自超詣翠駮誰剪剔

爾雅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管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意者君乘駮馬曰然管仲曰駮馬食虎豹故疑馬莊子曰治馬者燒之剔之 杜補遺西京雜記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

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名紫鷰騮六名綠螭驄七名師子八名驎駒九名絕塵號為九逸　趙云者紫鸞者是鸞鳳之鸞杜田以為紫鷰誤矣蓋公此篇雖云古詩自首兩句而下每每用對而句眼平側相連若作紫鷰非止義錯而失句眼矣何則鸞鳳之名雖曰色多丹者曰鳳故每言丹鳳色多青者曰鸞故每言青鸞如鳳五色而多紫者曰鸑鷟但前人未嘗言紫鸑鷟而杜公於北征詩曰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則在鳳言紫矣今曰紫鸞自超詣固亦如紫鳳之稱杜田正誤於卷首云見歐陽家善本作鷰遂引漢文帝九馬之一曰紫鷰騮而蔡伯世正異亦作紫鷰如此則平側不相連又兩句皆言馬不出拙乎紫鷰用對翠駮以兩物比之紫鸞自超詣言其才之遠到如鸞鳥之超騰詣至楚辭云鸞鳳翔于蒼雲則其超詣可知公夔府詠懷詩有云紫鸞無近遠亦超詣之意

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寂闃　趙云寥闃者寂靜之義梁蕭子範直坊賦

曰何坊禁之寥闃對長夜之蕪永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鮑云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公故有是詩新添上郡陽周縣橋山南有黃帝塚開元三年葬睿宗同州奉先縣因名橋陵　趙云陵在蒲城縣西北二十里之豐山唐初本屬同州以建橋陵改為奉先縣仍隸京兆府

先帝昔晏駕兹山朝百靈 前漢志宮車晏駕注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海賊竭盤石栖百雲趙云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舊注引漢天文志在後矣海賊有栖百靈陸機作吳大帝誄有云幽驅百靈

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

庭 嵇叔夜琴賦託峻岳之崇岡蘭亭序崇岡峻嶺張平子西京賦廣衍沃野厥田上上 杜補遺宋玉招魂像設居室靜安閒些注言為君於此造設室宇結像舊居清靜寬閒甚可安焉 師謝朓册文陳象設於園寢 趙云自此而下凡十五韻言山之氣象陵之幽寂且言王之孝思又言地之連固也前漢書云秦地沃野千里舊注引西京賦在後矣蜀都賦摛藻掞天庭

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 易習坎重險也天台賦履重險而逾坂沈林文即事既多矣蜀王本紀曰天為蜀生五丁力士能從山秦王獻美女與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五丁皆化為石矣趙云美其有事於此陵功力之多也即事祖出列子蓋言即就其事也謝靈運用此兩字于詩云即事怨睽携漢史云諸將論功

坡陁 相如二世賦登坡陁之長坂 趙云古歌辭隴西行云却略再拜跪

因厚地却略羅峻屏

然後持一杯此義雖言健婦對客恭敬謹節之貌却畧乃退身之義也山之退而在後其勢亦然　雲闕虛冉冉風松肅冷冷　天台賦雙闕雲竦以夾路顏延年詩松風遵路急離騷七諫下冷冷而來風蘇武詩冷冷一何悲　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　孫綽踐莓苔之滑石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　杜補遺予嘗讀唐稗史鄭絪傳其子顥尚宣宗女萬壽公主因壽昌節上壽同昏然晝寢夢至一處宮殿邃嚴治非人世與十數人納涼聯句既悟惟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私怪語不祥不數日宣宗弓劍上仙方悟其事乃續其詩為十韻予觀顥所夢十字與子美橋陵詩中二句大同唯以霜為霧小異又橋陵詩首句云先帝昔晏駕則亦與上仙之意合使顥知杜詩有此句而夢之乎則既悟決知其為不祥之讖而必不續之也蓋不知子美有此句而夢之是神之所為亦不過如是也顥所續詩律切典

雅無媿作者今錄于此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扃奔波逃晷景蕭洒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斜烏斂翼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緣思入冥丹墀虛仗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縢閟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蘋趙云禮記霜露既濡霜露既降宮女曉趙作晚知曙祠官朝見星趙云上以其無事晚而後知晚也下以其勤恪而虔于從事也空梁簇畫戟陰井獻銅瓶趙云薛道衡云空梁落燕泥中使日夜繼趙作日繼夜蔡作日相繼蓋取其對惟王心不寧趙云唐書載裴度之討淮西先是諸道兵皆有中使監軍進退不由主將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則中使之名自度已前有矣周禮惟王建國詩王心載寧王心則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趙云禮記備物之享禮云視於無形孝理

敦國政神凝推道經 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趙云上句以言後王之孝思下句以言先王之如在孝理字本是孝治高宗諱治字故改治為理

瑞芝産廟柱好鳥鳴一巢 作巖扃 肅宗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靈芝詩 趙云自是橋陵廟中柱耳舊注引肅宗延英殿非是曹子建詩好鳥鳴高枝

高岳前嵂崒洪河左瀅濴 西都賦又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趙云高岳指嵩高山也字起於崧高惟岳洪河指言橋陵之左是洪河所過也 趙云嵂崒嵂崒則用崒字崒音才律切韻書注云峯頭巉岳也若山在左而崒在右則音祚骨切乃連崪屼云矣瀅濴兩字韻書不載惟玉篇有瀅字以同縈字音胡坰切有濴字音烏營切則縈字也縈字在大清字韻中惟縈字在小青字韻中如此則豈洪河左瀅濴可讀作縈熒而傳寫之誤耶

金城蓄峻趾

沙苑交迴汀班固賦建金城之萬雉乃鑿墉之峻趾以益其高也　杜正謬金城地名也前漢地理志秦地與天宮東井輿鬼之分野西有金城武威唐金城為蘭州郡名是詩以金城對沙苑則其為地名可知非特如金城湯池取其堅固也矣金城土酥淨如練金城賊咽喉其義同此漢金城郡注曰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瓚曰稱金取其堅師古曰一云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之金城金西方之行也沙苑隸左馮翊見下沙苑行　趙云沙苑於橋陵同是一州之地為相近而金城在橋陵之西北相去之遠乃言及之豈所謂蓄峻址者其山聯亘自金城來邪益地理家謂之來岡者乎左太冲魏都賦曰巍巍標危亭亭峻址

永與奧區固川原紛耿冥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張平子賦實為地之奧區神皐

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岧亭張衡慮圖曰崑崙東有赤縣之

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茍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鄒衍著書云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史國名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亦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江淹詩宮亭南樓期西京賦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迢迢趙云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别矣今蒲城縣在魏本屬同州唐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睿宗橋陵改為奉先縣乃隷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稽注引非是世說王丞相見魏洗馬曰居然有嬴形晉人用居然字甚多姑舉其一

官屬果稱是

聲華真可聽

謂縣內諸官也周禮一曰天官其屬六十劉寬以誠長者待屬官

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

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馬晉江逌竹賦有嘉生之美竹翁幽液以潤本　趙云說文蘭香草也嵇叔夜琴賦春蘭被其東

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

詩振古如茲注振自王劉裴李鄭咲皆當時之赤縣官也 趙云振古者若言其才須從古中求也稱正平鸚鵡賦序衡因為

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 陸士衡文賦放言遣辭良多變矣莊子鳴而中律又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而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綺繡相展轉琳琅愈一作適青熒西都賦琳琅青熒校獵賦玉石磬崟眩耀青熒

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後漢崔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箴頌令座右銘傳於世 趙云又言六君子之中為知縣者

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 趙云後漢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

張之但得一雙舄馬乃詣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此載在後漢王喬傳然無鶴事今却云王喬隨鶴翎因更用周靈王太子王子喬事貼之也周太子王子晉亦曰王子喬列仙傳王子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乘白鶴在山頭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今公以六君子之中為知縣者比之後漢王喬而太史侯其履鳬之影又就後漢王喬身中比之為真是周太子王喬又乘鶴而往朝也

朝儀限霄漢容思迴林坰　謝靈運照灼爛霄漢又結念屬霄漢又孤景莫與諼謝惠連相送越坰林　趙云爾雅林外謂之坰自此至篇終公自述也知縣入朝而公不得預此所以自嘆也

轗軻辭下杜飄颻陵濁涇　孝宣紀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孟康曰在長安南師古曰下杜即今之杜城詩涇以渭濁

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

褐衣褐見古詩泛泛江漢萍漂蕩水無根劉靈曰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水之載浮萍王逸曰自比如萍隨水浮遊 趙云短褐使貧者衣短褐也舊注非是

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 史記伍子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詩涕零如雨

主人念老馬廨宇容秋螢 韓詩外傳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放出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寒士聞之知所歸心 趙云公多以老馬自況又以況人之美材耻曾仲言老馬之智可用而已秋螢乃車胤聚螢事豈言客於縣宇而容其積書乎

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史虞卿傳貧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趙云謝靈運擬王粲詩序有云家本秦川貴公子遺亂流寓自傷情多也篇終乃白鷗沒浩

蕩從此辭之意不必用言水之浩蕩也

沙苑行 隸左馮翊在長安之西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墻百餘里 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班固西都賦西郊有上圃禁苑繚以周墻四百餘里其中乃有大苑之馬百官公卿表注馮輔也翊左也三輔故事曰上林連綿四百餘里繚力鳥切張平子西京賦繚垣綿聯四百餘里矣趙云沙苑在同州於昔為馮翊郡州有白水縣以其白水名之沙苑之沙白正如水之白耳本處事以譬之也 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 前漢禮樂志天馬駷龍之媒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歌本紀不載惟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西域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苑中騋牝三千匹定之方中騋牝三千毛氏馬七尺四騋騋馬牝馬也唐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風俗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匹與馬之相匹耳韓詩外傳吳門馬如一匹練

豐草青青寒不死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古詩青青河畔草漢童謡千里草何青青

食之豪健西域無西域大宛國馬嗜苜蓿用王褒謝馬啓邊城無草　趙云益言寒時草當死而沙苑之地宜雖寒時而不死也以之食馬馬則豪健馬雖西域出馬之地亦無此豪健也舊注引非是

每歲攻一作牧駒冠邊鄙周禮夏官庾人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乘其蹄齧者閑之又校人春執駒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月令仲夏頒馬政注教駣攻駒之類也

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屯

矯：虎臣西都賦披飛廉入苑門西域傳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盈於黃門漢有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各有長丞文又有未央承華騊駼龍馬輅軨大廐皆有令漢荒三十六所在邊劉表傳雲屯冀馬虞子陽雲屯七萃陸機胡馬如雲屯

驌驦一骨獨當御

左傳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子常歸唐侯馬融曰驌驦鳥也馬似之選張景陽七命云駿唐公之驌驦杜補遺酉陽雜俎云驌驦狀如燕稍大足趾似鼠未常見下地常止林中及飛舉則上凌青霄出涼州馬名驌驦者言其驌驦之飛舉也又禽經曰似白鳳曰驌驦

見第九威遲白鳳態補遺春秋二時歸至尊魯莊公新作延廄凡馬日中出入注中分也春分出之秋分內之　趙云虎臣所掌之馬雖多而其中唯驌驦一種之骨充御故一年之中春秋兩次進之循注引非是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開元初收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魏武老驥伏櫪魯頌在坰之野趙云言櫪中坰外空大存之而不如驌驦之貴也

逸羣絕足信殊傑顏延年賦伊逸倫之妙足又別輩越羣蜀志關羽傳馬超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魏文帝書曰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少曹毗馳射賦何逸羣之奇駿也倜儻權奇難具論禮樂志倜儻精權奇顏延年賦雄志倜儻精權奇　趙云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風潮難具論

纍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陁縱超越列仙傳蘇耽騎鹿遇陰絕處能超越語人

曰龍也謝靈運詩虛州有超越　趙云益言沙苑之地高者趄阜則馬之奔突可藏稍峻處坡阤則馬乃能超越之以馬適惟且材健也

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

顏延年賦分馳迴場角壯永埒韓子曰如耳說衛嗣君公曰夫馬似鹿者價千金然世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孟子曰與鹿豕遊伍員曰見麋鹿遊姑蘇臺龐公傳黿鼉穴於深淵之下木玄虛海賦或屑沒於黿鼉之穴　趙云言馬之角鬬其壯可與麋鹿並其能以麋鹿善走險故也言馬俗時浮於深處直至搖動黿鼉穴又因以見其多也舊注引非是

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夏官馬質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俗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

顏延年賦稟靈月駟祖雲螭也　趙云書不貴異物易精氣爲物能或魚所化或馬所爲故異物同精氣也句接浮深之下則沙苑之側有水正馬之浴處而水中有异魚也舊注乃引禁原蠶是非是惜乎國志不載幸於公詩見之

驄馬行　太常梁卿敕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趙云竊嘗論此一篇之大意馬乃太常梁卿所受賜於君者也君賜之物不可以取亦不可以予李鄧公者乃愛而有之則其取之非是故公詩首託之以鄧公馬癖而已且曰夙昔傳聞思一見則其欲之也舊矣又曰卿家舊賜公能取則見鄧公以勢位取之而梁卿不能保君賜之舊物矣又曰豈有四蹄疾於鳥至肯使麒麟地上行六句其意以言馬之神駿如此亦非人臣得而

有之當為至尊之御且以言卿受賜於君公能恥之而不能拒公既奪賜於御家宜必為君王之詒復恥之矣嗚呼恥非其有謂之盜公之詩微文婉義而寓箴規之意彼為鄧公者能不知恥乎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晉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歛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新添南子蕭摩訶千聞不如一見雄姿逸態何嶠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顏延年賦弭雄姿以奉引西都宮峻崗崒傳玄鷹賦雄姿邈出逸氣橫生趙云雄姿逸態昔之言鷹與馬者皆用此字惟其雄逸故

可使矣崋音祚骨切在人有顧影自憐者矣在馬亦宜然故於自矜寵使顧影字也隅目青熒

夾鏡懸肉駿碨礧連錢動顏延年賦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又眄影高鳴將起中折西都賦琳珉青熒爾雅青驪驎騥今連錢驄也梁元帝紫騮馬詩金絡飾連錢杜補遺張平子西京賦云青駮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猛毅髬髵隅目高匡威攝兕虎莫之敢亢注隅目謂目有角也肉駿當作肉駁東坡有說云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項垂胡側立顛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駿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駿碨礧連錢動作肉駁是也然唐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駿麟臆已載於唐史矣先生豈偶不憶耶連錢正是驄馬之文爾雅青驪驎騥而郭璞注曰色有深淺班駮隱鄰今之連錢驄也傳緯天馬引云驄馬表連錢

朝來久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

高價韓子馬似鹿者值千金又漢使壯士值千金請究善馬滿岳珥筆華軒王景玄長想馮華軒江淹詩史乘華軒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漢書露赤汗東觀漢記曰漢武帝歌天馬露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陳孫登詩落泼洒銀鞍徐敬業汗馬躍銀鞍周弘正詩銀鞍耀紫韉鄉家舊賜公能取一作有之天廄真龍此其亞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為龍禮記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趙云天廄真龍則天子所御之馬也真龍之亞自非天子所賜人臣豈亦得而有之哉唯天子之賜而後太常梁卿得之今云鄉家舊賜公能取蓋非以勢迫之則以利誘之以百計中之矣此其所以謂能取乎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顏延年賦簡偉塞門献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趙云大率言其行之疾也吾聞良驥老

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

晉書吡馬射遠羽不能企其足顏延年云天馬狀水執驚危七命曰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注鳥也穆天子之傳曰天子之八駿　趙云馬得蟲蔵而後驄故曰數年人更驚言八駿所以引下句將下詔取之為天子之御矣

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

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月而生　趙云馬既神龍之種雲霧晦冥為不足怪於馬言降精瑞應圖曰龍馬者河水之精

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去矣行

鮑云天寶十四年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遂作去矣行　趙云馬乃去矣此詩有高舉遠引之意故取去矣為名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則飛掣鮑明遠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晋孫楚鷹賦韝青骹戲田畯史滑稽傳注韝臂捍也餘見上送高適詩注隋煬帝鷹詩雖蒙韝上榮無復凌雲志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古詩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古詩思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屋傅玄陽春賦云燕啣泥於廣庭浩方生懷春賦云燕啣泥而來往　趙云如鷹之飽而飛不若燕之戀而附此乃賢人義士不阿附於權貴之門也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論語曰野人也　趙云左氏野人予之塊西京賦云上平衍而曠蕩漢書云曠蕩之恩今公言其懷抱之闊曠也沈休文奏彈王原云明目腼顏曾無愧畏詩云有靦面目有靦顏則能忍愧者能忍愧則局促佞媚無所不至如是而可曳裾王侯之間蓋必如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而並游五侯者矣野人曠蕩而不能忍愧宜其含王

佚而去矣

未試囊中飡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周禮天官玉府王齊則供食玉注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田在長安木玄虛海賦神仙縹緲餐玉清崖北齊李預居長安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環璧雜氣百餘枚日服食之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奉先屬京兆郡緣皇家陵寢武后分置醴泉縣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杜陵見上醉時歌注老大見送高適詩注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孔子竊比於我老彭坡書云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竊

棃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單口中語也　趙云古樂府羅敷行云使君一何愚嘗謂東坡議論至此而後能見古人之心見古人之心而後能說詩也今杜公此篇自杜陵有布衣至浩歌彌激烈六韻則以雖抱濟世之才而無稷契之位故不免於浩歎也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　莊子瓠落無所容釋文戶郭反猶廓落也擊鼓詩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毛氏曰契闊勤苦也陸機契闊踰三年　趙云文子云形之與名居然别矣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新添劉毅云丈夫兒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趙云變韓詩外傳所載孔子云學而不已闔棺乃止之語也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一作腹內熱　荀子窮年卒歲賈誼曰百姓黎元輯於下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謝靈運詩窮年迫憂患　趙云莊子我其內熱歟

取笑同學翁浩歌

彌激烈蘇武長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沈休文纓珮空為累江海事多違莊子身居江海之上江淹江海徙邅迴趙云莊子曰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可以見江海志之義矣梁吳均詠鶴詩云懷恩未忍去非無江海心生逢堯舜一作為君不忍便永訣江淹賦誰能為永訣之情者乎堯舜君事見孟子當今廊廟志構厦豈云缺叔孫通質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潘安仁晁非廊廟姿潘尼詩廣厦構衆材趙云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一作難奪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垂三光之明寔在陛下陸機園葵詩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孫劉孝綽詠日詩園葵一何幸傾葉奉離光顧惟螻蟻輩

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木玄虛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戛巖㟮偃高濤　趙云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螻蟻輩以言不安分之人此指言藩鎮取自強大之徒公直眇之如螻蟻謂其當自止各求穴以安耳而彼何為必欲慕學大鯨之處大海乎博物志云鯨魚大者數千里小者猶數十丈博物志曰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十洲記曰東海之別又有溟海而合用溟海兩字則鮑明遠詩有云穿池類溟渤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顏延年詠劉參軍詩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　趙云干謁貴人不過有所利爾既恐如螻蟻輩之止求穴以安而敢欲慕學大鯨之處大海則恥事干謁矣既不干謁以自

顯則甘心於塵土之汨沒矣巢巢父由許由也嵇康作高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父曰汝何不隱汝形非吾友也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公之意以為在塵土之間空自汨沒既愧巢與由矣然未能變易其節脫然引去於是沉飲放歌而已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

張平子賦孟冬作陰寒風肅殺水霜慘裂百卉具零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李陵詩邊土慘裂阮籍詩寒風振山岡趙云阮嗣宗詠懷云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顏延年詩歲暮臨空房

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易何天之衢亨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江淹詩客子淚已零王粲詩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魏文帝詩客子常畏人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

榍在嵽嵲西凉賦託喬基於山岡直嵽嵲以高居驪山溫湯秦始皇漢武帝故事載博物志云趙云指言明皇御幸之榍也嵽嵲小而不安貌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骨滑黄帝殺蚩尤於涿鹿又星名　趙云蚩尤前導之旗也塞寒空而蹴踏崖谷言其多也維摩詰經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瑶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瑶池事見上登慈恩寺塔詩漢宣帝紀羽林孤兒注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旍若林木之盛羽若羽翼鷙擊之意以名武馬張平子西京賦隱林鬱律江賦氣翁勃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沈約詩鬱律構丹巘　趙云瑶池以比溫湯也羽林扈駕之軍也其所樹之如林故言相摩戛

君臣一云聖君留懽娛樂動殷樛一作膠葛嶱晉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沈休文詩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歡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謝靈運副君命飲讌歡娛寫懷抱

江淹太平多歡娛 杜補遺云當作膠葛相如子虛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注曠遠深貌則膠葛誤為樛嶱明矣 趙云殷瑱伏殷其雷之殷樂聲之喧殷聞於溫湯與山嶱也嶱音苦葛切釋者曰山也言溫湯與山嶱於義甚明且接下句賜浴為貫也 賜浴皆長纓與宴 一作讌 非短褐 江淹詩朱紱咸髦士長纓皆俊人陸機詩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 趙云班彪辯命論思有短褐之褻注襤衣也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謝玄暉直中書省詩彤庭赫引敞謂禁中庭多赤色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趙皇后傳庭中彤朱而殿上髹漆西都賦玉階彤庭西京賦彤庭煇煇 趙云彤庭者天子之庭以丹飾之也 鞭撻 一作箠 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 一作願 欲邦國活 語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鹿鳴又實幣帛筐

篚以將其厚意南史王廣之子珍國字德重為南譙太
守郡境苦飢乃發粟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
人活國甚副吾意　杜補遺云孫楚
與孫皓書曰愛民活國道家所尚　臣如忽至理君豈
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詩濟濟多士文發言
盈庭語使民戰栗
趙云又以申戒之當思君王賜予之幣帛出於寒女
之夫鞭韃所貢宜戰栗而求活國之事然後為仁也　況
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內金盤上方器用也衛霍室勳
臣家也郭況后弟賞賜金錢縑
帛豐盛無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趙云內金盤猶今
言內家合子耳衛青霍光病皆以后戚而貴以比楊國
忠輩
矣　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江淹顧作春王女乘鸞
向煙霧舞鶴賦烟交霧
貌若無毛質　趙云西京賦促中堂
之密坐其後謝宣遠去中堂起絲桐　煖客一云
煖蒙　貂鼠裘

悲管逐清瑟 說文貂鼠也而文黄出丁零國魏書曰鮮卑有貂鼠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為裘廣志曰貂出扶餘挹婁也

勸客駞蹄羮霜橙壓香橘 杜補遺魏王花木志曰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蘆橘橘舊說小者為橘大者為柚又云柚似橙而實酸大於橘孔安國注尚書郭景純注爾雅皆如此 趙云舞神仙貂鼠裘駞蹄霜橙香橘皆富貴家中事也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孟子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又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世說劉尹問竺法深曰道人何得遊朱門 趙云朱門祖出東方朔傳而郭璞遊仙詩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趙云公言其與上富貴者一榮一枯才咫尺之間耳此所以惆悵也或云如上言朱門者是之謂榮言凍死者是之謂枯公閔其咫尺之

間有異故惆悵之焉然謂之難
再述則在其身自言方有意義

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官渡地名曹操袁紹相持之處涇渭見首篇注　趙
云今公自京赴奉先縣必自東而折北故於此言北
轍矣官渡則涇渭
二河官所置渡也

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崪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

列子湯問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
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
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史記
黃帝西至乎崆峒韋昭曰在隴右　趙云言羣水之下
其高崪兀於此為雄拔之句直北為崆峒山之流來將
觸折天柱重言積水之多也樂史寰宇記云禹跡之內
名崆峒者三其一在臨洮其一在安定而莊子述黃帝
問道崆峒今此主安定崆峒言之按唐志涇州安定郡
而於保定縣之下載有崆峒山北轅就涇渭則自經虞
涇渭見水之崢嶸其狀如崆峒山之流來崆峒固不能

來而山蓋有飛走移徙則有來之理矣既以水為崆峒山之來則又可寓言其觸天柱矣此詩人張大之意也

河梁幸未拆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一作且可

越趙云古詩攜手上河梁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古樂賦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

幼子飢已卒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

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一作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趙云此六韻蓋敘詩終窶且貧還家所遺之故念生理之艱也

征伐撫迹猶一作獨酸辛平人固騷屑劉越石備辛酸之苦阮籍感慨懷辛

酸

默思失業徒一作徙因念遠戍卒趙云此三韻推己念物之懷也憂端齊一作際終南澒洞不可掇魏武帝明月明月何時可掇趙云此與詩人憂心如惔何以異終南者山名憂與之齊則憂之積而高大如此澒音胡孔切出淮南子曰未有天地之時鴻濛澒洞莫知其門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天寶十五載五日作

白水屬馮翊郡同州秦文公分清水為白水即此漢彭衙縣又名栗鮑云公在奉先以舅崔公為白水縣尉故適白水有是詩趙云謝玄暉在宣城日有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詩一首則高齋兩字起於此故公取以名題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古詩客從遠方來　趙云浩蕩悠遠不定止之貌如浩蕩乘滄溟之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唐書朱克融輩皆旅食長安　趙云魏文帝與吳質書有旅食南館浮元帝纂要夏曰朱夏炎夏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闃再宿曰信左傳　趙云信宿遊衍闃言於高齋已再宿矣而未嘗得遊歷也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海賦氷夷倚浪以傲睨　趙云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云清晨發皇邑崇岡相枕帶曠野懷一作回咫尺嵇康賦託峻岳之崇岡　趙云詩率彼曠野言野雖曠遠而懷之若咫尺也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曾氷生淅瀝招魂增氷峩峩飛雪千里謝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上有無心雲下

有欲落石陶潛歸去來雲無心而出就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隋長孫晟善彈射吏隱適一作通情性兹馬其窟宅王喬梅福皆吏隱也海賦瑰奇之所窟宅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　趙云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于蛾陂之陽白水見舅氏諸公乃仙伯左傳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辥云子美近體詩有白水明府舅氏宅喜雨詩得過字即白水地名非晉文公所謂白水明矣　趙云詩我見舅氏既見舅氏又相遇諸公皆仙伯也此因上句吏隱引起此語杖藜長松隱作尉窮谷僻天台賦陰落落之長松梅福作尉人謂之仙尉　趙云劉琨詩繫馬長松下為我炊彫胡逍遥展良覿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彫胡紫籜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

長安人謂為雕胡謝靈運極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趙云雕胡菰米也為飯極滑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露葵之羹求勸臣食也坐久風頻愁晚來山更碧相對十文蛟欻翻盤渦坼海賦盤渦谷轉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詩殷其雷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趙云忽聞雷聲不知起於何處故怪之於此辨其隱隱之聲而尋地脈所在此亦詩人在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之理一蒙恬傳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煙氛一作氣藹崷一作嵓崒魍魎森慘戚趙云烟氛山之氣嵓崒山之狀魍魎山中之物左傳云入山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旃藹嵓崒以烟氛之氣所冒藹藹然也森慘戚以在烟氛之間聞雷聲而然也森以言其多矣崒音才律切崑崙崆峒顛迴首如不隔崑崙崆峒二山並見

上注前軒頹反照巉絕華岳赤趙云爾雅曰落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劍閣銘云太行玄門豈云巉絕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一作烟積趙云相公指言哥舒翰題下本注云天寶十五載五月作乃哥舒翰守潼關時按翰傳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帝名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守潼關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云相公軍也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蘇武詩長歌正激烈　趙云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黃庭內景經淡然無味言至尊吁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胡羯亦不足敵詩人念王之憂而寬之之語也宋玉神女賦曰朝出照屋梁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一作敵猛

將紛填委廟謨畜長策後漢光武贊顯明廟謨前漢匈奴傳制百蠻之長策李陵書猛將如雲劉公幹職事相填矣 趙云言祿山之禍起於不測方天下休明之際而乃備征狄也 左傳王孫滿云德之休明貫䟽振長策而馭宇內舊注引匈奴傳在後矣

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書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曰命汝尹茲東郊又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徐恵並與東郊不開史帶甲百萬 趙云東郊指言潼關以其在長安之東故曰東郊

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易繫知幽明之故 師晉天文志曰晝夜以昏明為限言樂亦不可終極晝夜相推何由相却也 趙云幽明迫所未深解豈言夜已盡而曉逼之耶此亦東坡所謂未必全好者矣

三嘆酒食傍何由似平昔古樂府一彈再三嘆 新添左傳魏獻子將受梗陽人賂饋入名閻沒女寬匕置三嘆魏

子曰唯食忘憂三嘆何也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饜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趙云借用閻沒女寬當饋而三嘆今公所嘆嘆其不若往日太平之時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天寶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時作 師云寰宇記三川謂華池黑浪洛水同會為三川又三川縣本漢雀道縣後魏改為三川縣取古三川郡為名 趙云此篇即事體物之詩句法雄渾讀之者見漲川之足駭矣作當辟寇時故有反懼江海覆與何時通舟車之句又憂及中林士也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谷 趙云

選詩夕陰暧平陸又飛鞍越平陸左傳云深山窮谷也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一云出無時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蹙海賦磊匒匌而相豗趙云夏雲謂之火雲出隋盧思道納凉賦云陽風洪其長扇火雲赫而四舉翳匌川氣黄羣流會空曲郭璞詩高浪駕蓬萊趙云翳匌則氣之翳鬱匌匝之貌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鮑照芙蓉賦繞金渠之空曲大抵空虛曲折處耳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云清晨發皇邑郭璞詩高浪駕蓬萊馬季長長笛賦云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趙云恐泥查卷拔樹磊磈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出論語江賦狐獲登危而雍容查音鋤加切水中浮木也字書磊磈石也吹鬼神下言其聲之吼勢閱人代速

言其流之疾

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

海賦江河旣道萬穴俱流 薛云爾雅江河淮濟是爲四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 趙云公之詩作於亂離之中意在衆所歸往以尊王也

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激壑松栢禿

海賦飄沙礐石蕩颸島濆又激壑生浦澨沈滯激陳根

乘凌破山門迴斡裂地軸

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軸海賦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杜補遺博物志云地示之位起形於崑崙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崑崙之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餘萬里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 趙抱朴子云地有三千六百軸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趙云圻岸去謝靈運圻岸屢崩奔謝惠連詠牛女詩傾河易回斡而梁簡文帝晚春賦云嗟時序之回斡

交洛

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江賦滈汗六州之域海賦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江賦乃鼓怒而作濤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黲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趙云以川漲泛溢故舟車不通今句之義問何時得水落而舟車可通耳陰氣閑朗而不黲黷以爲雨也鮑照云浮生旅昭代孔子云吾道其非邪蕩汨汨有兩音一音古忽切洛也又汨沒也一音越律切水流也選有瀰汨又有減汨今言水之蕩汨當從越律之音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此不巳艱險路更蹋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魏文帝雜詩欲濟河無梁謝玄暉江漢限無梁陸機詩怨彼河無梁引領望大川趙云普天無梁欲濟願水縮此使魏文帝欲濟河無

梁一句中字也師云言鐵執政也

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 詩肅肅兔罝施于中林王康琚反招隱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屈原答漁父云寧赴湘流葬于江漁腹中

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趙云亦如陸士衡擬西北有高樓云思駕歸鴻羽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二首在別卷 趙云長安大雲經寺在懷遠坊之東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后時以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玉女之符因改名焉且令天下各州置一大雲經寺今此大雲寺贊公房蓋長安也何以知之後列有宿贊公房詩本注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也公家雖在鄜州而公身轉陷賊中往來長安則過大雲見贊公矣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 杜補遺維摩經曰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其界皆以香作

樓閣其國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趙云言夜深則殿勢突兀風動則所懸之金其聲琅璫後人因以金琅璫可以當物之名洪駒父嘗有詩云琅璫嚴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跋云琅璫鳴佛屋則正以琅璫為所鳴之物於義固亦無害王立之曾話此云山谷以為薜荔一聲須要一聲者對琅璫一聲也而立之以為不必然今觀杜云以突兀對琅璫則山谷之意得矣天黑閉春院地清樓暗芳玉繩迴斷絕鐵鳳森翱翔玉繩星名增添文選玉繩低建章金波麗鳷鵲師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南星為玉繩趙云迴斷絕則夜飲向晨也魏武帝云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鐵鳳舊注引陸倕石闕銘蒼龍主武之利銅雀鐵鳳之工其說是蓋施雀鳳於屋脊上者薛綜西京賦注云圓闕上作鐵鳳令兩翼舉

頭數毛故謂之森鵰翔森則不一其物矣蓋如謝靈運松栢森成行之森也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趙云僕愛此最為區句蓋佛事至梵音必唱而誦之其聲高放故寺外可聞也殷上聲而殷其雷之殷矣單用梵字梁元帝梁安寺刹下銘曰宵長梵響風遠鐘傳周庾信送炅法師葬云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明朝在沃野沃野千里苦見塵沙黃時西郊逆賊拒官軍未已

其二

童兒汲井華慣捷瓶上手杜補遺神農本草井華水令人好顏色與諸水有異其功極廣此水井中平旦第一汲者　趙云井華以見童兒之早起慣捷以見其朝朝如此且敍為也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帚周禮宮人凡寢中之事掃除　趙云此兩句可為掃地經灑濡地則

沮掃有幕明一作則餘塵痕也晨 霞爛複閣霽霧峯高牖 薛云廣韻複重也又古詩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趙云陸士衡今日良宴會詩高談一何綺對若朝霞爛梁元帝謂能令雲霧峯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一作階柳 楚辭九辯皋蘭被徑兮斯路漸非凡籍舉蘭被徑路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 郭璞遊仙詩山川隱遁棲 趙云言可以及隱遁之期矣以艱難世事迫故其期為後時也 晤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 史鉗口結舌 趙云詩可與晤語師言方道契故未能忘言也 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 曹操奉辭出征房玄齡杖策謁唐太宗軍門回首見首篇注 泱泱泥污人听听國多狗 宋玉九辯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趙云上句以辯別而去猶回首而懷戀所以回首而懷戀者

何哉以泥汙人國多狗之可惡也既未免羈一作寓絆時來憩奔走晉慕容垂猶鷹也宜急其羈絆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趙云孟子有白雪之白宋玉有白雪之歌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野老甫自稱少陵杜陵也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康駢劇譚錄曰曲江池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為妙境花卉周環烟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唐書鄭注傳大和九年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力役以禳之文宗因吟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始知

天寶四年曲江四面多樓臺行宮乃敕宮卿之家住於曲江昆明二池起造亭觀詔神策兩京造紫雲樓綵霞亭内出牌以賜之西京雜記云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内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司馬相如弔秦二世文云臨曲江之隑州蓋其所也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曲江之北名曰樂遊廟因苑為名即今昇平坊内餘地是也此地在秦為宜春苑也在漢為樂遊苑也　趙云公方春日潛行當禄山之亂宜其有細柳新蒲為誰綠之哀矣前漢有細柳營選詩有新蒲含紫茸又新蒲節轉促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宋玉高唐賦霓為旌　唐曲池坊南有南宮　趙云曲江南即芙蓉苑今云南苑是也

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照陽飛燕有女弟絕幸為昭儀作昭陽殿于寶注周禮云對轝曰輦　趙云漢成帝嘗欲與班姬

同輦載以託言貴妃也時人類皆取古事之似者以為譬故李太白亦言可憐飛燕倚新粧而高力士媒孽之竟以此不得用悲夫

輦前才一作詞人帶弓箭白馬嚼一作噍齧黃金勒唐制內官才人七人正四品 趙云按明皇雜錄載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為銜勒組繡為障泥同入禁中觀者如堵

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一作笑正墜雙飛翼西都賦招白鷳下雙鵠矢不單殺中必疊雙 趙云曹子建云一縱兩禽連之義而字則張九齡感寓詩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惜一作在血汙烏故切遊魂歸不得曹植洛神賦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吳均詩血汙秦王衣 趙云按唐后妃傳安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及西幸過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討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

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清渭東流劍閣深西都賦北有清渭濁涇山海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左思蜀都賦緣以劍閣注云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去住彼此無消息蔡琰笳曲去住兩情兮難具陳處羲詩君去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草一作水江花豈終極陶潛詩人生似幻化謝朓詩有情知望鄉樂府拾得楊花淚沾臆趙薛云言江頭花草豈終極乎蓋望長安之興復也云杜公陷賊身在長安不知蜀道消息見江草江花觀景傷情猶唐風隰有萇楚篇嘆其不如草木無知之意黃昏胡騎去聲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一作忘城一作忘南北鮑云甫家居城南欲往城南忘南北者言迷惑避死不能記其南北也趙云古樂府戰城南死北郭曹植吁嗟篇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按北人謂向為望欲往城南乃

向北亦不能
記南北之意

哀王孫

天寶十五載明皇西狩肅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祿山使人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己巳又殺王孫及郡縣主詩此時作史記漂母飯韓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王孫如言公子也　王深父云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嗚呼以四海之廣人帝之尊念罔終則辱其子孫如此豈孟子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歟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

屋底達官走唐書木生禄達官怕避胡趙云頭白烏號不祥也天寶十五載六月辛未禄山陷潼關京師大駭甲午詔親征明皇幸蜀從延秋門出門在禁苑之西面左邊而禁苑在宮城之北烏飛號于延秋門上暗言乘輿既出矣公卿寧不逃避耶故烏又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也或謂頭舊作頭蓋烏無頭白者

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左傳晉侯佩太子以金玦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趙云齊建安王子真被誅入床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河東王鉉聞收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效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死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李斐曰準鼻也　趙云隋文帝子勇勇子儼雲昭訓所生乃雲定興女文帝嘗曰皇太孫何謂生不得其地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易龍戰于野讖四夷雲集龍鬬野前漢袁盎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祖出莊子　趙云陸士衡云願保金石軀也而千金軀字又用沈約雜詩云坐喪千金軀

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周禮疏云舞交衢文選蘇武別李陵詩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昨夜東

一作春

風吹血腥東來槖駞滿舊都

師古曰槖駞言能負槖槖而馱物也史思明傳祿山陷兩京以駞運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　鮑云東來槖駞謂賊東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　趙云東風慮是東方之風風非言春也

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

世說桓車騎過

江時公私陰薄自使健兒鼓行劫鈔趙云昔元首六代論有身手不能相使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明皇傳位于肅宗師漢宣帝時單于南北各以為號號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時回紇助順後漢耿東辛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戎至棃面流血殺即務字務劃也古通用趙云是時回紇有助順之心故戒王孫勿出口於他人而狙往也拔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討安慶緒在至德二載之間八月則公作此詩時回紇初有助順之請而務面者刀務劃其面皮鮮血感恩而或喜或悲者多然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漢書曰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謂之五陵選北眺五陵增添班固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趙云戒之以當更相收拾

而勿遐疎外王孫蓋皆前朝諸帝子子孫故使五陵以見之後漢王伯阿望舂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公之望本朝掃除妖氛復興盛也如此佳氣運雨字張正見芳樹詩春浮佳氣裹葉映彩雲前

悲陳陶 唐書房琯傳琯奉使靈武立肅宗因請將兵誅寇尊收復京都琯分為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為前鋒 鮑云天寶十五年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公故有是詩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一作廣天清一作晴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漢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房琯傳十月庚

于師次便橋辛丑琯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陶斜接戰琯軍敗績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驚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燒敗乃中使邢延恩等督戰倉皇失據遂及於敗為賊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趙云東坡先生嘗書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斜未知孰是時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先生之說如此按至德元載十月辛丑房琯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陶斜琯用車戰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則先生之說明矣四萬義軍同日死語用庾信哀江南賦百萬義軍一朝卷甲

羣胡歸來血洗箭 血一作雪 仍唱 一作燃箭 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一云前後官軍苦如此 趙云羣胡歸來血洗箭句

法好處正在血洗前三字蓋言箭鏃上之血也如東坡韓幹馬詩云最後一馬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又鱒酒篇云五更待漏靴滿霜皆此格也蔡伯世却取一作云雪洗箭非是四句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琯雖喪軍與而都人之心不顧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此一句其字語蓋用項伯為漢王語項羽曰日夜望將軍至何敢反邪此亦模倣依倚之勢一云前後官軍苦如此此句難解豈若正句之又有據邪

悲青坂

王深父序云孔子三軍軍好謀而成謀之未全而敢戰或至速敗 趙云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篇悲青坂則乃癸卯之敗與青坂應與陳陶斜之地不相遠也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

數騎彎弓敢馳突陸士衡有飲馬長城窟行匈奴傳力士能彎弓盡爲甲騎　趙云太白山名飲馬太白窟五字亦做飲馬長城窟飲馬韓山窟之勢也以兩敗後各散而歸所以言日向西其餘數騎猶敢馳突以言其暴掠不敗也

山雪河氷野蕭颸青是風烟白人骨舞鶴賦氷塞長河雪滿羣山

馬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趙云房琯戰于陳陶斜不利猶欲持重而牽於邢延恩所促戰故敗而公詩有忍待明年之戒所以重傷之也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